

中山大學中國文體學研究中心主辦
嶺南詩詞研習社印行

粵雅

第三期

粵雅第三期目錄

雅集.....一

增城採風集(一)

三月一日賞櫻作品集(九)

唱和.....一五

七律

劉夢芙 熊東遨(一五)

五律

劉斯奮(一五) 熊東遨(一六)

七絕

周道溥 秦鴻(一六)

七律

時潤民(一六) 周道溥(一七)

解連環

時潤民 周道溥(一七)

賽果.....一九

第二屆穗港澳大學生詩詞創作大賽(一九)

第三屆「葉葭杯」中山大學學生詩詞創作大賽(二四)

詩錄.....三一

陳永正(三一) 劉夢芙(三四) 熊東遨(三五) 張海鷗 秦

鴻(三六) 周道溥(三七) 魏新河(三八) 徐晉如 任家

賢 王衛星(三九) 張元昊 毛進睿(四〇) 王慶強 詹

居靈 劉金明(四一) 曹冠雄 張曦(四二) 鄒金燦(四三)

洪林濤 劉勇(四四) 鄧小軍(四五) 玉琳琅(四六) 一

靜 留取殘荷(四七) 珠江啤酒(四八)

詞錄.....四九

熊東遨(四九) 復庵 彭玉平(五〇) 秦鴻(五一) 周道
溥(五二) 魏新河(五三) 陳可嘉(五四) 時潤民 王衛
星(五五) 張元昊 沈潔華(五六) 王慶強(五七) 曹冠
雄(五八) 玉琳琅 留取殘荷(五九) 髮初覆眉(六〇)
Cronfine(六一)

聯錄.....六二

詩社諸子在澳門所做詩鐘(六二)

序跋.....六三

《雪軒詩鈔續集自序》陳雪軒(六三)

《三鑒齋餘墨編後記》譚步雲(六四)

《懺慧堂集題記》徐晉如(六五)

論講.....六六

「古絕」考辨譚步雲(六六)

不要輕易對詩歌說「不」——彭玉平(七一)

詩歌使人心靈不死——略談詩教徐晉如(七七)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劉夢芙近百年詩學研究三書表微

汪茂榮(八三)

自我和社會的詩歌秦鴻(九七)

簡記.....一〇一

唐聯語一證譚步雲(一〇一)

圖畫

三鑒齋主人集金文書李世民語

三鑒齋主人臨鄂君啟節銘

三鑒齋主人集秦隸書五眼橋聯贈譚步雲

三鑒齋主人書集魯迅書名聯

乙 錯 象 豎 可 口 女 冫 冫 冫 冫 冫 冫 冫 冫
 可 替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唐魏徵薨太宗有此三鑑之論且謂今魏徵薨遂亡一鑑矣
 二乘：四年歲次甲申之春日帝幸陳州湛篆於苑南三鑑齋



人司參召賜賢曾示於崇陸止茲顯飾止
 示止日王征於茲強立德同大攻月辨安王命
 義月留牒教月送教敵所師同啓止爾賜鑒
 金節光三月所殲五十一殄茲羃逕自歸步
 茲難肅厲肅肅易逾難肅雖逾雖因弘逾江
 彭祥肅松易因江肅麥陸往江因想肅縣肅
 能易因豐肅福因江江肅木開肅
 身其金節剽也設也舍梯創不身其金節剽設
 也載象半羊安也因開影設於大爾也設於開

鄂君啓節舟節銘 一九八三年中秋陳緯湛臨于羊城

明香待同樞上聯素秋絕對

橋眼五通連水秀

今譚步雲撰六聯堪稱妙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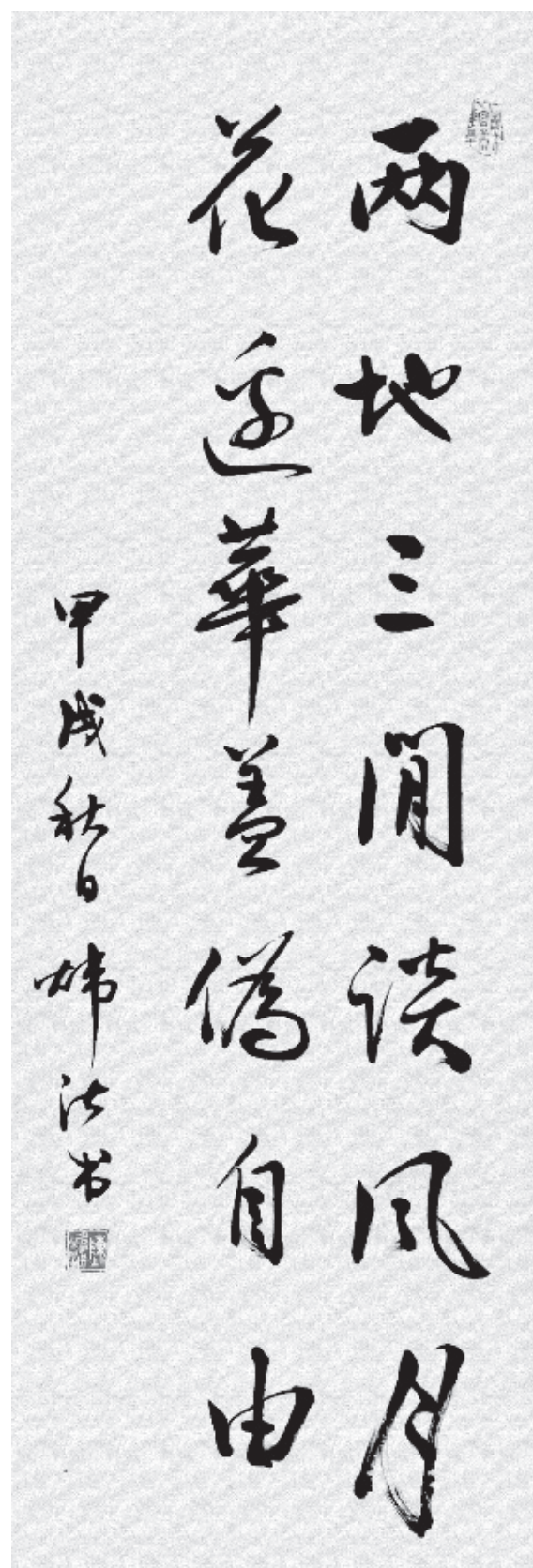
乙亥仲秋步雲仁弟以聯對淺解一文見示以聯對者絕妙

巖星十點綴州端

應對更首以此聯為證同之欣喜已極同書

陳錦法





三 鑒齋主人書魯迅書名聯

雅集

增城採風集

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漢儒以姬周之世，天子使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語雖不經，而聖門化成之志，可以概見。自是而降，世之賢人君子，莫不重夫知風問俗也。比者嶺南詩詞研習社指導教師張、譚、彭諸公，並同學諸子，應風憲鄭公中勇之邀，赴增城採風，勝跡則遺焉千載，古藤十圍，佳景則棧道危峨，飛泉倒瀉。至於野芳侵領，活水濯纓，谷傳逸響，雲動霓裳，翳然林水之際，恍若濠濮之間。桃號僊種，得斯地之靈異，祠名報德，知鄉黨之真淳。川原錦繡，人物鼎盛，可云至矣。歸穗後，咸賦詩填詞以紀此行，而總名之曰增城採風集。採風者，繼振鐸之業者也。夫詩者持也，心志之所持也。登高能詠，故是才人之業，志道據仁，尤為聖門所重。故以振鐸自任，不亦宜乎？丁亥十月中澣鹽漬徐晉如序。

詩

譚步雲

與諸子遊增城

閒過小樓去，徐趨白水來。輕煙生綠嶂，紫氣下靈臺。古木千年秀，蟠桃每歲開。窮塗未願返，茲地遠塵埃！

丁亥孟冬初十

張海鷗

白水寨

天分白水落增城，許此江山錦繡盟。僊子靈風矜善弱，古藤神脈佑繁榮。大豐峽谷河流遠，小寨人家景色清。更喜派潭堪酌飲，也宜風雅也怡情。

徐晉如

遊派潭白水瀑歸而有作

野芳逢搖落，亂入清溪深。古藤鬥虬折，欹樹更相侵。人語忽已絕，空中霹靂琴。吾如獅子吼，猛若警梵音。茫然雙蝴蝶，搶上客衣襟。何年壯士臂，倒挽碧天潯。界破蒼蒼色，飛騰下層林。重巖未得攔，鐵閘不能禁。玉斧擘天閑，萬馬奔駸駸。浩蕩毒龍性，安禪豈可擒。

陳慧

詠白水僊瀑並贈胡馬兄

丁亥冬，嶺南詩詞研習社師生遊增城白水寨，山水皆好，同行莫不興奮。胡馬兄更酌清泉於瀑流，怡然不覺濕衣。吾有所思，一時恍惚，竟難辨孰為水，孰為兄。

僊姑厭覽平川色，借得蓬壺坐粵東。璿石穹枝摩直氣，靈山煙水附冥鴻。時鳴深谷九天震，但

冀高衢六路通。玉碎巖崖猶未已，含青倚瑟對霜紅。

任家賢

十一月十五日，詩社全體成員赴增城白水寨探風，遊何僊姑廟、千年古藤、白水寨，其樂融融。歸，作詩紀遊，聊以述懷。

題增城小樓鎮何僊姑廟廟內有天花井，據聞乃何僊姑因父母棒打鴛鴦而自盡處。瓦上有桃花，年年開花結果，從不誤期，鄉人謂乃何僊姑靈氣所致。聞此種種因由，又見廟前有姻緣樹，遂有此作。
早聞僊籍久微茫，又見衣冠對野芳。新瓦何曾留夢雨，舊苔今已上香堂。紛紜萬國尋緣客，寂寞千秋抱柱郎。最是此間難慰藉，桃花歲歲映春光。

登親瀑臺，餘興未盡，復攀

落霞綺散起清霜，欲攬冬陽興味長。甫縱驚龍飛飲澗，翻疑僊客醉傾觴。尋幽每是留柯處，隱秀真堪避世方。歷盡千巖皆不是，祇緣心意效劉郎。

謝瑾

白水寨沿溪拾趣

白水依峰碧水長，多情山色倩誰藏？漫隨野棧逐銀漢，誤入飛雲濕素裳。淺石激流堪細語，閒潭映日好梳妝。陶然忘卻斜陽近，相顧猶言冬日長。兩「長」韻

王衛星

派潭飛瀑派潭飛瀑，於絕壁間建天湖，匯雨露而成。瀑流朝來暮去，雖賴人力，龍姿鴻影，巧似天工。相傳為何僊姑羽化時靈氣所結，至今素衣絕塵，羅帶當風，意態宛然。

無邊翠色霎時開。漫捲蒼煙落玉臺。素手遙空飛雪練，雲崖虛步絕塵埃。佩環逐日翩然去，歧

路回車何必哀。纔上瑤池邀月舞，便攜清夢入簾來。

李冠蘭

遊增城白水寨

白雲扶澗去，別路客行稀。風急梳流霰，情餘入翠微。忽如渺鴻影，不覺合林霏。落木思何遠，清霜正滿衣。

黃悅

冬遊見千年古藤

初冬煦日映顏暖，攜友隨師訪古藤。蛇透猶存捲土志，龍盤未有踏雲朋。歸巢燕雀年年至，蔽日蔥蘢歲歲增。惟願春風多眷顧，他朝有幸憩驕鵬。

謝韓

遊增城白水潭

山林多逸趣，白水弄氤氲。影落隨波靜，花開向日欣。秋情迷入畫，清調誤留雲。誰可揖高志？淩風獨思紛。

陳立

訪白水寨

遠山含白水，欲飲行復行。風靜天光隱，潭深木石橫。僊人乘霧落，野草伴橋鳴。或有重來日，桃

源不可耕。

李志強

遊何僊姑故里

僊娥證法瑞蓮祥，桑梓千年菡萏香。古井藏春深淺碧，新桃帶露淡濃妝。龍君蹈海留銀冑，山鬼臨流酌玉漿。日暮依依折嫩柳，我為派鎮賦甘棠。

詞

張海鷗

高陽臺

增城小樓鎮何僊姑家廟有桃樹一株生於屋頂，不接水土，每歲開花結果，堪稱絕世孤芳。里人視為天賜，極珍貴之。

毓秀鍾靈，餐風飲露，僊姑允綻奇葩。一樹凌空，怡然雲裏生涯。曛風半倚開紅萼，問此間，誰與橫斜？但憑高、漫道孤芳，自許清嘉。平沙遠水南飛雁，算曾經眷顧，幾度流霞？閱盡悲歡，依然采采蒹葭。當年王母席間客，若倦遊，且駐雲車。對庭蔭，醉臥何須，故土桑麻。

彭玉平

高陽臺與詩社諸子遊增城

日映晴嵐，風搖弱柳，嶺南秋暮如春。能幾番遊，康園諸子殷殷。尋詩不覺東城去，有古藤、眷繞英魂。近黃昏、小巷青雲，一塔輕塵。僊靈渺渺知何處，但幽深老井，愁霧氤氳。幻作洪泉，天問有洪泉

「極深」一句九重天外聲聞。天問有「增城九重」句無心再續蘭珊句，歎孤零、舊夢難溫。把金樽、付與殘陽，付與叢榛。

胡馬

滿庭芳登增城景星樓

照眼繁花，連天瘴氣，西風緊送秋禎。斜陽盡處，淺恨落江灣。已驗新涼透骨，誰勸我、努力加餐。今衰矣，登樓倦腳，無意更憑欄。僊眞飛去久，蓬萊清淺，又變桑田。但軟紅塵外，可是人間。未信龍眠虎醉，奈望裏、依舊如磐。天亦老，長庚閃焰，淡月冷青山。

陳慧

高陽臺

丁亥冬與詩社師友於增城探風，聞知何僊姑乃當地小樓人氏，食雲母，衣朝霞，倚丹荔而掛綠，投天花乃成僊。又見藤曲家廟之側，瀑飛水雲之間，不由感慨，遐想千年。

掛綠方收，霞衣初覆，小樓相視嫣然。故井青苔，誰知履舄當年。佩環解作滄浪水，共蒹葭、洲汜翩躚。卻如何、雲子通靈，一夢飛僊？古藤遺袖今幽翳，便鄉園冬暖，葉冷人喧。歲歲花風，年年心事蚪蟠。生生難解回環結，倩緇荷問道天邊。向蓬萊、挹海千巡，語到山前。

王衛星

高陽臺僊姑祠

澗底懸霜，樓心映月，回思已是千年。曾幾何時，尋芳鬥草階前。天花井下深深碧，夜吹開、一朵青蓮。是誰將，不滅丹心，化入甘泉。滄桑織就無雙豔，看東風未轉，秀蕊爭妍。草暗庭苑，應而今遍結紅箋。穿簾窺見驚鴻影，更銷魂、萬縷霞煙。又爭知，拂盡香塵，竟在人間。

謝韓

高陽臺何僊姑家廟

玉井凝霜，珠簾捲夢，碧泉怎墜輕盈？寂寞西風，隨波忘卻青青。千年遺履應猶在，怕幽階、靜草叢生。掩重扉，細翦燈花，難認流螢。吹簫引鶴淩波去，念春容愁寫，錦字羞成。萬里家山，瑤臺空負清靈。女兒心事從誰解？盡化為、桃樹淒冥。望人間，眉黛多姿，山水多情。

李文輝

高陽臺

拾翠閒花，江梅淺住，移舟怕碎潮青。幾番晴陰，東風略減秦箏。韶華分付成春碧，到薔薇、奈慳_應。更伶俜。更何時，萬綠無心，雲凍流螢。芷庭柳岸斜川短，漸芳菲迢遞，蘋藻難青。畫裏堪眠，晴宮暗闕分明。雲山不為人憔悴，再神傷、心付遙冰。莫挑燈，怕夢飛花，來話飄零。

劉莉

高陽臺

林葉爛斑，啼鶯嬌暖，嶺南天淡雲閒。孰忍韶光，付與小樓閒眠。攜手阡陌尋芳處，且放歌直上雲天。立橋邊，銀漢高懸，碎玉飛彈。此時忘卻身何處，覺地偏心遠，絕勝桃源。踏草歸來，倦遊暮色堪餐。金觴玉液何需喚，有清泉、可醉玉山。便開懷，昨日閒愁，不到雲邊。

陸巧賢

高陽臺

與諸位遊增城，見古藤
剝勁，榕樹久枯有感

漫漫千年，青梅竹馬，而今生死相纏。彩帶流雲，飛花八月如僊。柔情百繞嬌無力。問榕君、君可
曾憐對僊姑？誓九重天，不過忘川。風吹夢斷堪回首？縱盤龍舞蝶，獨佔芳園。祇剩殘軀，他生
可續前緣？遊人多歎姿奇健，有誰知、夜夜無言。悵空懷，輾轉愁腸，怕見嬋娟。

派潭白水寨柏梁聯韻

僊都白水落增城

張海鷗

暖日初冬村野行

許紹鋒

水瀠蒼山未須盟

黃悅

跋山涉水望長庚

譚步雲

山如

秋興正難平

任家賢

虬藤陡階步為營

陸巧賢

峰接九天層雲輕

劉莉

碧濤攢雪玉山傾

丁妍

碧雲瀉玉袖

風清拂落蒼巖數點英

李冠蘭

王衛星

瀑聲震耳如雷轟

韓衛衛

移宮換羽誤琴箏

李文輝

寒潭待月悄含情

謝韓

此心

瑤臺溯雪可濯纓

謝瑾

李志強

青山窮處水復生

陳立

驚見一泉樹間鳴

彭玉平

翠蘿深挽現月明

謝韓

此心

便欲忘歸程

徐晉如

珠簾迭捲鼓相迎

陳慧

主人堂上正吹笙

徐晉如

譚步雲

小樓古藤賦并序

康園諸子遠足，予從而後。歸，水雲軒主人以小樓古藤命予，敢弗聽乎？遂有是作，其辭云：
歲在丁亥，序屬孟冬。碧天似洗，陽氣融融。言駕輕騎，其去若風。訪上僊之故地，覓聖賢之舊蹤。

於是過小樓，謁天宮；涉白水，陟高峰。不覺遮罩，恍惚幽冥；冰涼砭骨，快意莫名。遠而望之，直如草莽棘叢；迫以察之，即見委蛇盤龍。始知巨蔓，踞此為營。初則匍匐而往，忽爾緣木以行。不睹首也尾也，難辨榕耶藤耶。夫維銅軀鐵幹，屹立巍巍，修過百丈，徑逾十圍。誠世間所罕匹，洵自然之美質。噫嘻！寧聚天地靈氣，抑得日月精華，不經千載，烏能因壽矜誇？不歷劫難，何以綻放奇葩？

土人告予曰：斯乃博帶，僊人點化。未可盡信，良有以也。予有思之：蓋世人以為神，則其亦愛世人。茲地雖貧，斯人則仁。物至微唯仁成其大，物至柔唯仁成其剛；物至卑唯誠使其貴，物至鄙唯誠使其昌。體古藤而有悟，不亦宜乎？

三月一日賞櫻作品集

詩

張海鷗

櫻花行

二〇〇四年春在秦野會館效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體。用詞韻。

君不見長島年年放瓊櫻，春來處處溢櫻醒。新妝絡繹承天賜，豔質聯翩舞後庭。君不見，一樹櫻嬌可傾國，樹樹櫻凝可傾城。粉蕾如腮羞少女，雪葩如玉綻壺冰。素面僊風清到骨，無塵無隱自高情。遂令舉國人如醉，露豔香濃盡尋櫻。和服玉女聲嬌細，長劍雄男慎橫行。鹿兒島上

開瓊宴，札幌城中舞娉婷，上野園中人掬玉，京都闕下士含英。暗香脈脈隨流水，疏影盈盈逐新晴。傳語四海憐櫻者，把酒臨風聽我櫻花行。櫻花美豔春風倚，美人脂粉鬱芳芷。不知人面與櫻花，落雁沉魚孰能已。卻問楚漢咸陽客，衣錦何須還鄉里？又問燕趙風華子，男兒何必衣冠紫？此生此地一觀櫻，清懷澹蕩俗心已。櫻臉櫻唇漾櫻氛，櫻林櫻士攜櫻姊。武士爭雄文士狂，妖姬傾倒紅顏子。紅顏自古最癡情，芙蓉女兒為情死。絳姝弱質猶葬花，神瑛惜玉酬知己。世人但解愛櫻花，誰止櫻魂委流水。可憐天下有情人，幾時執得長生蕊？櫻魂零落苦難久，月夜春江櫻浦口。雨中獨立惜櫻人，傷情飲盡櫻花酒。櫻魂飄渺知何處，隨風隨水隨晨箒。拋家傍路萍蹤碎，不若寒塘枝枝藕。尋郎願憑風萬里，又恐櫻色難持久。記得去年賞櫻時，玉色天香盈君手。櫻花四月芳菲盡，玉人折盡門前柳。待得櫻花卻來時，莫教白雲變蒼狗。君看庭中一樹櫻，尋遍天涯何處有？櫻花月影映蒼苔，倦客天涯久徘徊。春深孤館歎孤旅，穗上佳人懶畫眉。湘南雖有櫻花豔，苦無素手共銜杯。西園數遍櫻千樹，馨香怎致君袖懷？芳華入土還生樹，青春一去不復來。君不見，秦野櫻林長短材，弘法大師幾度栽？吾妻山上緣何發，淺見溪頭為底開？君不見，櫻林樹樹皆連理，櫻櫻相顧委塵埃；鴛鴦同戲櫻花水，聽風聽雨總相隈。櫻花開復落，無苦亦無樂。榮枯皆隨分，來日還同昨。長伴富士千秋雪，慣看林下閒庭鶴。風暖欣然生，雨打怡然落。不戀枝頭勢，不染市塵濁。倏忽來去俱無言，不爭華庭與溝壑。來如藍天一片雲，去似夜空一灼爍。任爾天真爛漫女，採於芳枝棄於陌。縱得千秋一知己，不負人間尋常約。

櫻懷自古無怨艾，櫻色從容唯淡泊。臨岐寄語愛櫻人，隨意花間年年酌。

櫻梅辨

久聞日本櫻花，客裏早春梅放，竟以樹樹皆櫻，遂作櫻花行八百餘言。忽聞櫻季未至，頗自笑。顧李太白作蜀道難、夢遊天姥諸歌，亦未見之也。

燕雲遠客訪東瀛，初見梅花便作櫻。顧影憐容馳想像，臨風把酒縱歌行。一番揮灑方存意，幾度吟哦已忘形。始悟詩心原有道，傳神得趣最真誠。

任家賢

詠櫻花

櫻花於中國典籍罕有徵焉。然據日本櫻大鑑載，櫻花原產中國，初由喜馬拉雅山脈傳至日本，此後蔚為大宗，成為日本象徵之一。

三月一日，與師友同赴雕塑公園賞櫻，疑園內櫻花均無根而植，恐花期一過，遂翻為別種應時花卉。有感於此，草成一律。

幽谷何由惜淑嫺，天涯一去淚潸潸。未容延壽研朱墨，長使騷人賦佩環。千載顰眉傾異國，一朝笑靨動鄉關。翻疑此地非吾土，明日傾城又翠鬟。

丁妍

春日遊櫻園

暖春三月豔陽日，園滿新櫻信芳菲。應雪萼凝脂名普象，丹葩鮮荔曰寒緋。失對飄零曲徑隨流水，隱約清聲惹蝶飛。騷客低吟櫻簇下，花雕香冽醉扶歸。

陸巧賢

春日賞櫻

適逢春日好，群賢訪娉婷。依稀枝頭上，含羞試初晴。冬有梅雪爭，雅素與芳馨。雖無蜂蝶舞，櫻華自傾城。遊人如織至，祇道櫻花迎。低頭知零落，片片散晶瑩。曾有惜花人，葬花淚盈盈。花開總有時，花落豈無情。白雲變蒼狗，櫻姿歲又成。

曹冠雄

賞櫻花

麗質嫣然東女窺，傾城惹得阮郎隨。暗香脈脈春風軟，疏影盈盈人面癡。櫻樹但求百歲蕊，芳華難保一生姿。人間幾度花陰醉，莫待無花謾折枝。

詞

呂君愷

臨江仙詠櫻花

一自含顰東渡後，徒牽萬里詩腸。雲英迤邐返原鄉，霞烘春靨豔，晴款黛眉長。宋玉未曾知靜女，祇今留憾東牆。好應重理百花章。興酣歸去也，杯酒再評量。

熊東遨

清平樂並序

丁亥新春，羊城雕塑園有櫻花節，海鷗、步雲、玉平諸師召賞之。其花係從東島移截而來，無本之木，竟能豔放，余初以為奇。玉平師觀摩良久，忽曰：「根部必有激素包助放。」余始悟。時「研習社」諸子在側，莫不解惑焉。嗟夫！外力之作用一至如斯，世事不可語者夥矣！歸成是閱，聊充社課，非敢諷櫻花也。

不須呵護，都是江山主。巧借東風誰肯誤？忘卻自家來處。妝春萬種柔情，瞻秋一步行程。占斷無邊光景，何曾想過凋零！

譚步雲

惜分飛與詩社諸子賞櫻初得首二句久之未續今勉力成一闕

聞說扶桑花正好，欲折瓊枝趁早。又恐遊人鬧，屢穿斜道驚啼鳥。不意緋紅都已老，堪歎輕雲待掃。祇剩殘陽耀，歸途猶惱香魂渺。

彭玉平

少年遊與嶺南詩詞研習社諸子雕塑公園訪櫻花

從來爛漫在東瀛。隔海舞娉婷。暗香輕浴，枝頭綰結，渾似雪花凝。而今暫別扶桑國，著意到羊城。休說曾經，莫言風月，花事最清澄。

謝韓

鷓鴣天孟春賞櫻有感

風捲晴絲繞綺裙，東瀛一夢到今春。
環姿不若人間色，昭質還沾陌上塵。
山水盡，乍回顰，他鄉舊國兩紛紜。
月明前世如相憶，人影櫻花各斷魂。

楊悅

清平樂歎櫻花

前生如夢，寂寞春風隴。拼卻緋顏難待寵，嫁遠東瀛誰送。
而今歸省相逢，羅衣堆錦八_{平應}重。故土何堪瘦損，淒心忍對君崇。

唱和

詩

劉夢芙

有感致東遨兄

英雄敵手惜曹劉，天下三分戰未休。壇坫風雲觀復起，襟懷民物抱長憂。正邪可辨持霜節，恩怨宜蠲付水流。放眼茫茫天海碧，相期把臂上層樓。

熊東遨

夢芙兄以有感見寄元韻奉答

曾見桃花院落劉，未應春盡景俱休。漫天風雨添生意，紮地根基少隱憂。白鹿銜芝從佛引，清江抱月向人流。心空各有涵容樂，不礙偕登百尺樓。

劉斯奮

戊子端午匯豪雅集

午節沉鉦鼓，微吟感國殤。鬼雄緣血戰，家破自天戕。已異興亡勢，仍悲生死場。崎嶇盛世路，風

雨仗同裳。

熊東遨

蝠堂以端午憫懷之作見示震後反思元韻奉答兼呈泚齋

山形多已改，誰復問河殤？[？]守律恒相得，違天等自戕。紅星朝聖地，白日噬人場。祇剩龍舟水，猶能浣素裳。

周道溥

丁亥消寒雜詩之六：題秋山倚聲圖

彼何人兮陟高岡，彼何世兮失其陽。應是先生來也晚，孤懷老樹兩蒼蒼。

秦鴻

口占步暮闌閣主人題秋山倚聲圖韻

造化填膺萬仞岡，草尖一露一秋陽。孤吟已拊層霄徧，閒共流年作莽蒼。

時潤民

戊子暮春感事寄晚師

禁宮春夏自輪回，天道昭昭豈費猜。敢令應傳燈宣教化，卻封無計辟塵埃。他時戮力新巴蜀，何

處浮生悼未來。獨使人寰魂夢了，年年江海恨雲開。

周道溥

酬十六少感事見寄次韻

隔雲哀笛尚縈回，人事天心忍未猜。生有何辜堪一怒，死無或重散微埃。濟川淚已當時盡，弭謗巫還逐網來。漫道群氓真可恃，百年渾沌不曾開。

詞

解連環

時潤民

丁亥中秋後一日

浩懷誰托。催相思未覺，市寰綿邈。正峭語、頻委晴陰，綰無恨有涯，厚盟仍薄。素海支城，遍燈火、俱成情索。祇宵深夢役，但昧少時，眷味如藥。濃天更醒蠹魄，溯危秋萬尺，吹下清角。撼九曲、雲碧縱橫，似蜚語喧潮，漸也難卻。悄立還癡，為伊佐、孤寒心萼。看人間、桂庭舊影，夜星又落。

周道溥

秋感

陸沈難托。看龍蛇怒走，暮煙淒邈。忍負手、十萬殘暉，對老樹低旋，葉稠風薄。動地深秋，正森峙、

鼓笳蕭索。喚冰輪漸起，病底江山，一丸如藥。
紛紛往來野魄，盡佯狂散髮，峻嶒芒角。猛識得、
魏晉衣冠，把舊雪新淚，愴然彈卻。掉首高馳，祇遺我、荒艾枯萼。還佇聽、嘯歌逝處，冷霜迸落。

賽 果

第二屆穗港澳大學生詩詞創作大賽

詩組

冠軍

嶺南居感

余求學於廣州，鄉鄰多謂余曰：嶺南終歲暖如盛夏，恐汝不服水土。余不以為然。居月餘，有感於南國勝景，作此篇。

溫子成 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環境科學專業環境科學二班

雖言南國不飛霜，莫怨天涯離恨長。
兩袖熏風羅綺暖，一簾微雨桂花香。
蛩音漸次啼紅瓦，蝶影翻飛過畫牆。
茶代杜康書作枕，和衣結夢水雲鄉。

亞軍

詠史戲呈諸君子

聞于丹、易中天、劉心武事，有感而作。

劉勇 華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中文系二〇〇四級二班

聖之時者逐名場，大句高言肯細量？
避席終南尋捷徑，藏書通邑售天璜。
實難求利輕聞過，弗易居京廣積糧。
一卷太玄嘲鶴髮，新聲鄭衛正堪張。

季軍

有感其一

張元昊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生物科學專業〇六級二班
馮驩歌罷食無魚，長鋏悲風萬古初。地轉荒原藏險瀨，潮回滄海葬金蜎。絕途懶覓三生石，呵壁翻聞異世書。教授伏生仍在否，當時白髮已蕭疏。

優異獎

中秋寄故人

洪林濤 華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中文系〇四級二班
海月粘天夜未央，夢回春雨舊池塘。一陂鳬雁聲聲暖，半榻霜風日日涼。遠目難尋鴻爪印，素心聊寄桂華香。尚思笠屐曾攜手，不覺星河是兩鄉。

赴澳比武觀日人所練八極拳有感

毛進睿 中山大學 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〇六級乙班
中華絕技滿東洋，妙棍生花劍挽霜。宗匠劫餘吟白髮，山川珠去歎紅羊。千文懷草存孤島，一品倭刀出盛唐。若禁習傳通異域，達摩折葦自何航？

秋來詠懷

葉一舟 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

一夜秋風朔氣涼，寒空雁陣向衡陽。傷心海外煙塵漫，寄意壺中日月長。笑語龍門歌雅頌，傳薪絳帳繼章黃。揚州騎鶴非吾願，坐擁書城樂且狂。

石榴杆

舊時士子考取功名，多於祖祠前立柱石記之，謂之石榴杆，或曰石筆，而今多湮沒頽敗矣。

侯名揚 華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四級漢語言文學六班

獨映斜陽暮色蒼，龜紋裂跡盡風霜。當時衣錦矜榮表，到此荒臺對老楊。世故青雲隨轉斗，功名白首費窮章。此身應作擎天筆，豈為浮生守稻粱！

初春少女

林宗衡 華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中文系○六級○一班

紗窗日落黃昏後，冬去春來幾點涼。鏡裏凝眸含蓓蕾，湖邊垂柳弄鴛鴦。愁肥夜靜桃花瘦，夢短燈昏笛曲長。悵望茫茫天際外，不知何處是牛郎。

重陽

蔡業希 華南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四級生物技術一班

重陽宜有插茱萸，風俗從來豈可除？狂客莫嫌吹破帽，陶君肯愛種秋蔬。翠微高處愁何在，金菊熟時醪不如。猶是暮雲粘雁影，歸飛憑寄一封書。

詞組

冠軍

臨江仙

晨起見菲舞水袖唱戲有懷

馮日虹 中山大學中文系二〇〇四級

夢覺銀屏秋瑟瑟，垂簾風跡銷凝。遠峰霧薄曉雲輕。誰將青水袖，舞到百花零。
月影，畫廊金粉零星。此生忘卻是他生。回眸輕一瞥，剎那直傾城。

海島冰輪纖

亞軍

臨江仙

王路 中山大學地理學院〇四級經濟地理專業

明月微霜涼玉簾，清風絡緯初更。踰躔木葉舞空城。分飛風莫挽，聚散總無憑。
耿耿，短檠照影斃斃。前生心事此生盟。秋山思邈邈，秋水望盈盈。

驚起寒鴉宵

季軍

臨江仙

詠菊

林曉珍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級

孰遣西風傳急信，繁花不待天明。一宵零落滿中庭。霜枝偏獨立，沾染露晶瑩。
寂寞，黃華總在秋榮。東籬對影忍淒清。奈何陶令去，誰箇惜多情。

料得此生終

優異獎

臨江仙 西恩納
Italy

張綺霞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古道牆高斜日冷，風眠拱柱丘陵。千年氣傲漸消聲。清泉灰鴿飲，聖殿賈人迎。
路轉山迴人影邈，紅磚舊夢孤清。興衰百載道來輕。雲低承遠景，塔矮接空晴。

臨江仙

黃倩敏 澳門大學中文系二年級

獨上小樓春欲暮，幾多心事瑤箏。涼風淅淅雁空鳴。梨花疏雨後，片月倍淒清。
憶昔曲橋時共聚，回頭翰墨凋零。重重簾幕望中亭。煙波浮一葉，浩淼寄衷情。

臨江仙

黃燕燕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彩管理二年級

日暮園庭秋色晚，微茫冷焰無聲。疏枝瘦影最傷情。獨吟侵夜半，玉鏡照空城。
兩鬢蒼蒼歸舊里，悠悠往事難平。長堤柳暗客船橫。更闌人跡絕，枯坐到天明。

臨江仙 秋寒悼亡母

李國波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社會學系〇六級

月洗高梧霜幄冷，桐陰冉冉侵庭。秋深逐客一浮萍。西風驚鵲影，落木起秋聲。
五載長眠如

一夢，悲聞切切叮嚀。潸然和淚寄孤瑩。殘燈明滅處，回首已三更。

臨江仙

並序 吾壯年時，諾蘭星人進襲地球，曾隨衛軍天艦與一戰，克。常憶此役，乃作。

李一斌 華南理工大學電力學院〇七電氣一班

蜃影浮荒空宙海，銀河雪浪誰平？欲將皓月貫繁星。艤幢三百萬，慷慨赴征程。
醉裏曾誇驅虜事，當年壯志豪情。夢殘老淚舉頭生。魂歌天宇裏，夜夜可堪聽。

臨江仙

劉 勇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二〇〇四級二班

溪水綠時真是酒，魚兒醉了輕盈。野花香透不知名。肥梅藏雨夢，折筍訴風靈。
隔岸青山春已滿，相牽巧笑頻縈。天涯行到總傾情。一川籠淡月，杯酒勸長星。

第三屆「蒹葭杯」中山大學學生詩詞創作大賽

詩組

冠軍

憶武侯

張靜思 中文系

漢末黃河飲馬年，南陽諸葛備才賢。三分漢土隆中定，七縱夷王蜀後全。佐帝扶孤千載仰，出

師誠子世間傳。今尋八陣圖何在，但見天燈夜幕懸。

亞軍

清明吊友

王慶強 中山醫學院

宿草淒淒臥晚煙，荒山何處不啼鵑。
淚珠泣下沾碑石，詩稿焚來作紙錢。
碧落塵寰悲此際，青梅竹馬憶當年。
料君知我童心在，夢裏相逢兩可憐。

季軍

詠史

毛進睿 中文系

青衿自笑是狂狷，獨向秋波哭逝川。
射虎北平空叱咤，獲麟西鄙尚屯遭。
登樓劍氣星同碎，拜月江皋袂已捐。
曼倩何勞答客誚，未央垂侍有韓嫣。

優勝獎

寒食遊

廖海斌 翻譯學院

暗藻浮萍催野煙，遠遊何處不淒然。
簫分雨魄和春晚，月走冰魂入夢妍。
斗酒微寒翻袷絮，一

燈灼澀照吟鞭。清狂未減劉伶醉，數尺桐陰傍可眠。

康園聽雨

葉聲遠 軟件學院

臥闌聽雨未成眠，卻憶浮生事萬千。昨日書山花逐霧，今晨嶺海柳隨煙。半壺玉液三分醉，數載相知兩處緣。未省春風吹夜短，且留幽夢寄嬋娟。

白蓮洞踏莎行

戊子春，訪白蓮洞，聽聞古有僧人隱跡於此，遍種白蓮，悠然神往，作此篇。

陳容 中文系

春風萬里邀賢客，幾步華胥幾步蓮。細雨無聲飄紫陌，飛花有意落清川。人間祇見長生夢，世上何來不老禪。欲與山僧說往事，聲聲暮鼓打船舷。

暮至江南村

王洪波 中文系

落日幽山曲水前，竹橋茅舍又炊煙。老翁樹下輕搖扇，稚子花間漫戲泉。野徑清蟬鳴五柳，小池碧月映青蓮。誰人識盡人間味，最是田家黍飯鮮。

清明夜感

胡志成 中山醫學院醫學影像系

夢破燈昏未復眠，寒衾孤枕自堪憐。花飛空院銷魂雨，燕覓前巢插柳天。祖墓應知縈草蔓，今

人可記祭先賢奈何久作天涯客，望斷鄉關又一年。

七律

悲聞蜀中地動。盡廢前作，成此篇。

溫子成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獨上高樓望汶川，汶川望斷忍留連。尚聞蜀道臨風哭，安可書堂載酒眠。寂寂殘燈如有淚，迢迢夜月更難圓。欲為寶劍穿天去，長鎮青城第一巔。

詞組

冠軍

青玉案

胡志成 中山醫學院醫學影像系

西風驟起梧桐瘦，更忍見、凋紅藕。萬物秋來難復舊。花無春鬧，草無春綠，日也無春久。新愁何事年年有？誰道銷愁盡憑酒？綠綺瑤琴重漫奏。盈盈輕撫，知音何在，望斷雲歸後。

亞軍

青玉案

劉晚澄 中文系

暮春細雨黃昏後，隱湖畔，風扶柳。漫步雲街涼意透。星光流轉，僊音遙奏，閒飲杯中酒。離情

繾綣難消受，常憶同窗舊時友。祇歎韶光相去久。范張雞黍，至今留候，情誼君知否？

季軍

青玉案

張元昊 生命科學院

水雲涵月涼生牖。夢遊處，啼痕透。浣盡緇塵春也瘦。暮庭煙冷，烘蓮波皺，此恨而今有。空階
悄立燈如豆，暗碧離離落紅厚。一慟人間堪白首。為誰中露，為誰僝僽，殘夜星凝袖。

優勝獎

青玉案

春

王路 地理學院

東君懷抱淒然久，燕相喚、鶯來叩。小女誰家纔豆蔻。翠裾輕曳，拂堤垂柳，欲挽纖纖手。一襟
花氣蜂來嗅，三月春如亂兒幼。綠陌紅簪相訝否？晴波眉眼，紙鳶衫袖，儘是春之鏤。

青玉案

荷

王衛星 中文系

碧煙浦上輕回首。聽新雨，催殘漏。翦翦香衣雲織就。不隨萍轉，不隨波皺，玉立晨曦後。慣教
露染重衫透，未使流塵汙羅袖。一片冰心零落否，水精簾外，風華依舊，祇是霓裳瘦。

青玉案

黃思雅 中文系

同窗四載相知久，想昨日、曾攜手。雨潤風和新葉茂，綠茵幽徑，紅牆碧瓦，盡是康園秀。流年
暗惹傷情透，月灑惺亭可如舊？更待他朝重聚首，鬢絲飄雪，歲痕難掩，卻念當時友。

青玉案

曹冠雄 資訊科學與技術

年時明月年時柳，一入夢、難揮走。錯把故園相問候。斜陽喬木，畫堂簾繡，祇有春如舊。關山
路遠頻回首，客裏風光怎禁受。作箇歸期天許否？至今猶記，從前杯酒，曾祝人長久。

青玉案

汶川地震後作

王慶強 中山醫學院

卅年過了紅羊又，但觸目、誰禁受。斷壁殘垣如亂岫。傷心無數，烏頭父母，痛抱兒屍守。淚痕
已染緇衣透，天若諳情也應瘦。夜色沉沉何所有。燭光千點，安魂一首，相待黎明候。

青玉案

莫舊日海棠

溫子成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有感於今繁華盛世中，古雅難尋，遂信筆自嘲。

珠江細雨連山秀，又正是、春時候。醉裏溪橋尋覓久，紅殘香斷，相思唯有，照水枝如舊。群香

看倦朱顏瘦，漫撚花枝露沾袖。一曲瓊簫吹折柳，可堪留聽？淒淒三奏，更逐離人後。

詩 錄

陳永正 泚齋

香港二十世紀舊體文學研討會奉和黃坤堯教授

飲冰聊解我心熬，興滅扶顛亦足豪。幾代遺民千劫盡，百年長夜眾星高。微言已絕猶存雅，太息能舒或近騷。文獻叢殘待收拾，但期香海靜風濤。

奉和永沂大夫六十感賦

大千何限去來身，隨俗稱觥賀此辰。已慣日升還日落，未容醫國且醫人。百憂真幸逢今世，萬歲誰能結了因。不見前村頽壁下，血花成字與時新。先生生於抗戰勝利次日。

南昌謁劉世南教授和熊盛元韻

才難老伏生，獨行中天月。長恐逆浮雲，坐令清光歇。今看愈澄明，照我肝肺揭。益感匡我恩，甘載澤至骨。詩論貫眾流，議政特英發。殷勤子熊子，相攜探巖窟。喜沐自由風，天遠仰一鵬。先生曾撰文刊

余黃仲則詩選
注釋之誤。

贈安徽何琳儀教授

歷落古文字，抱獨人不識。棲棲吳楚間，絃誦唯自適。大知掉臂行，小慧窘轍跡。舉世逐路塵，誰

能丘山積。識君二十載，君書立我壁。巍然長在前，瞻視不敢逼。新詩忽寄我，晶光射几席。遙想絕代才，亦解書有色。華辭未忍棄，閉戶句時覓。哲士苦多情，靜安嘗歎息。招我蓮花峰，長嘯泉石激。松上霜飆生，會當千里極。

君所著戰國古文字典長置余案頭。王國維先生云：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

懷周錫嘏

三度同窗友，人間有此無。詩筒南北遞，灰劫死生俱。細事慚多負，高情亮不渝。朋儕時有約，小立更誰須。

十年成一別，百里即殊途。日與浮雲遠，心猶倦鳥孤。音徽憑電視，消息向風吁。史記容非史，吾生亦自愚。

余居師院南院，君居北院，同學數年，詩筒來往無虛日。君有論文題為「史記不是史」。

周正光君自美歸賦贈

蹈海少年子，白頭天外歸。涕洟殊域盡，塵土故邦違。初志竟全負，餘生何可依。分春讀書處，風雨一燈微。

四十年前，同學於朱庸齋先生分春館。

題劉成齋出塵圖卷

劉子造化手，一心作萬境。鑿空皆殊域，歷歷形托影。方摩雁蕩雲，旋復躡華頂。盟我以巉巖，悅我以勝景。納我以霜林，佚我以煙艇。茫茫何所之，俄而自警醒。少日遭世亂，繭足耕野嶺。那解出塵趣，唯願就市井。慰獨賴朋輩，全身實僥倖。十載存百悔，盈抱但咽哽。豈期覽此卷，豁然發深省。偉哉天宇間，吾生信蓬梗。窮達固無別，理想徒畫餅。不有詩書畫，端憂何由屏。劉子老驥

心，謾嗟志未騁。一藝即千秋，安用銘九鼎。元氣蓄虛壑，紆徐泄滓溟。山川鬱蒼莽，大癡法森整。黑白五色分，筆墨勁且挺。仿佛君新詞，聲希味愈永。負手繞室遊，雞鳴屢引領。明日共品題，晴窗約春茗。

題鄭寒白來鴻樓圖

雪峰始遼西，綿亙及長白。裂我東北隅，自立一詩國。靈友在萬里，獨抱素絲質。閉戶世所疑，層冰結大澤。羈鴻中夜號，撼懾畸士魄。一舉宣武門，凌風厲勁翮。吁爾太平人，牛馬走阡陌。我亦支離久，迴時愧寂默。賞心盡一卷，耿介猶夙昔。何當說詩來，弭棹珠海客。

傅青主草書

獨存貞氣化龍蛇，含吐風雲挽日車。失路誰憐醫國手，朱衣賣藥對寒花。讀書何用問天涯，土穴餘生即是家。天地已隨肝膽坼，霜楓如血委塵沙。

奉題林樹榮生肖像畫

食黍真成小人儒，掛角何異耕田夫。舉世眈眈休捋鬚，草間遊衍笑守株。有悔乘時風雲俱，登木飲露見今吾。終朝汗血千里驅，不如博簿亡歧途。逢場戴冠從挪揄，安用一聲聞天都。門前信信走復趨，晝眠大腹願魯愚。

九日雅集懷佳有用小杜韻

危樓千尺礙雲飛，宙合沈冥信息微。南國地卑天易盡，北山泉咽子安歸。臨風物外憐幽抱，約

茗花前駐夕暉。一笑履霜明日事，從教清露泣初衣。

感事四首

山崩連縣市，奪戶走相驚。絕境悲生別，微軀與死爭。屋傾人枕藉，堰塞水縱橫。民命如天大，誰能力一擎。

頃刻陵為谷，家家聚哭聲。人間存大愛，心上有蒼生。撼地猶餘震，憂時見至情。臨危身不顧，我自敬豪英。

千里雷淵震，遙回嶺海聲。魂招迷蜀道，手援入危城。列幕驚三徙，忘身勇一行。拯民今古志，百萬慶重生。

天末雲仍暗，心中世已更。但留殘命在，容待劫波平。舉國餘傷痛，橫流識濁清。唐山如昨日，感極欲忘情。

端午

令節不成節，無人吊屈平。抑心長負愧，喪我亦聊生。命續餘朱纓，波沉失鼓聲。赤符空在戶，忍淚向危城。

劉夢芙

丁亥新秋香港中文大學舉辦舊體文學國際研討會，黃坤堯教授首唱長律徵和，次韻

感成四章

九轉丹成寶鼎熬，詩壇今喜會英豪。莫悲滄海龍吟遠，待起晴空鳳羽高。鐵板銅琶歌變徵，美人香草續離騷。我來萬里心同壯，塊壘宜消借碧濤。

玉石昆岡劫火熬，百年群盜號人豪。川原血沃龍蛇鬥，宮闕巢棲燕雀高。骨媚競諛嬴政德，子遺誰憫楚臣騷。試聽嗚咽香江水，風雨依然湧怒濤。

煉獄多年幾輩熬，牛衣夜泣豈能豪。千花謝後堅冰凍，萬木枯時烈日高。戟指獨夫同桀紂，蟠胸靈鬼有莊騷。龔定庵詩：「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不堪痛史長為鑒，瀉淚江頭化海濤。

石補蒼天海可熬，起元貞下仗雄豪。欲開奇境休辭險，更上崇山試比高。松柏永能存志節，江河不信廢風騷。登樓一吐如虹氣，落筆雷奔萬頃濤。

熊東遨

隨研究院同仁杭州謁定庵館翼奇兄命步龔韻

偶隨時雨過杭州，自愧公前未入流。終是精神同寂寞，便從文字覓交遊。思齊舞合聞雞起，憂世皮難與虎謀。人物百年曾幾見，可憐多祇為封侯！

端午將屆蝠堂要約雅集命作五言時震後洪災又至

何物詩家幸？惟餘老淚流。翻愁長夜雨，又起大夫憂。蒲劍能驅祟，榴燈祇亂眸。國殤纔幾日，不

忍話龍舟。

劍門道中與諸子

劍門關外雨簾開，驢陣敲風得得來。能共青山相耳語，此身何是不須猜。

蒼溪梨博園花期已過

不是瓊瑤入夢開，蒼溪百里為誰來？春風一步先於我，晴雪枝頭已作胎。

張海鷗

詠柳 康樂湖邊有柳，枝半垂。人熟視而為常，唯鷗見之，乃歎柳生中原而為柳，移之南荒，遂難為柳矣。

浮生學道飄零意，知命知天未覺遲。朔漠孤鴻長寂寞，炎天弱柳半紛披。無心瘦馬頻衝雪，有意名蠶緩寄炊。自忖持家乏紫綬，微軀幸得倚清池。

秦鴻

謁來用人韻

謁來欲弔無從弔，披髮捶天恨獨醒。天薦煙雲供醴脯，我支骸骨作楹櫺。逝星破寂銷無燼，熾焰蹂林舐未停。舉世滔滔皆失嗅，慣從屍臭認芳馨。

丙戌霜降後十日，兩浙詞人祠秋祭，飲於彈指樓。泛月而歸，恍如夢境，久未成詠。丁亥孟

冬追賦。

天地生焉唯覆載，構圖風景乃其餘。偶開兜率經霜眼，來覩嬴秦未火書。浴夜秋星入蘆夢，分雲小楫恍龍輿。青莎岸下詢蒼鷺：知否溪流向尾閭？

丁亥杪秋之杭夜集和茶館分韻得寂明日將赴西溪之會

人生秉性殊，金銀銅鐵錫。埋沒何落寞，歲月緩如滴。會聚乃煌煌，煅煉貫虹霓。此會四海集羣賢，奔赴如聞傳羽檄。其來一何速，飛飛競鳴鏑。言笑一何晏，雲水相衝激。熠熠輝光失星辰，足慰歸途咀沈寂。明朝西溪濯清波，高吟散落搖蘆荻。

周道溥

拜杜甫草堂

道是先生去未歸，我來孑孑掛斜暉。浣花溪畔遍車馬，驚起沙鷗背水飛。

登玉龍雪山

莫道青山春屑屑，我來惟見滿頭雪。籲天意氣正橫流，懷抱孤冰不可折。

石林有作

到底滄桑反手易，奇峰突起龍蛇地。森森千尺列寒芒，料得明時天亦墜。

丁亥消寒雜詩選六

書生裂眚從來苦，萬象無非魍魎圖。驀地回清徒轉悔，何如冷眼向模糊。孟珠命題
眼鏡有作

魯道艱兮百二關，浮天蜃氣注猶酣。相逢長揖窮途客，又挾焦琴入歲闌。

鉗我口兮縛我身，斫我根兮抉我神。天不仁兮究底事，百十年前誕斯人。十二月
二十六日

世有群氓最可諛，中原滿地走狂奴。劇秦況已推仁政，溝壑紛紛仰赤烏。

沉於瘴癘近於蠻，思美人兮涕淚漣。莫問高樓何所恨，西風不度玉門關。

強作消寒倍覺寒，硯冰已倦履柔翰。消磨差可高陽酒，回向蒼天一仰嚙。抱樸子：酒誡：「仰嚙
天墮，俯呼地陷。」

哭汶川

五月十二日蜀中大震，死傷數萬。震前有專家及民間預報，然當局拒不理會，並作所謂
闢謠，災後更以預測地震乃世界性難題為由推脫責任，而前之所謂闢謠報導一例刪
除。嗚呼，死者已矣，生者惟餘一哭而已。

三十年前舊唐山，三十年後又汶川。舊鬼新魂同一哭，人間例是咒蒼天。

魏新河

丁亥六月既望芙蓉苑雅集用杜曲江二首韻

橫天一線送新春，獨對斜陽尚有人。日落何曾真入地，齒寒不必是亡唇。中原此世能安鼎，上
國於今絕獲麟。大計書生非所及，但因風雅盡吾身。

徐晉如

寄答櫻凝

此情何難平，此恨何難極。多謝折櫻人，早晚還相憶。

任家賢

九月十日，中文堂中秋雅集，詩書琴畫，風流蘊藉，草成一律以紀之。

梅韻度清商，鳴泉漱月長。雅集以流水、梅花三弄古琴曲序幕。書成逸意滿，墨染素蘭香。堪誦凌雲賦，應憐中散腸。良辰能有幾？梓澤又堪傷。

王衛星

讀李白集

高吟十載清平樂，何懼一聲行路難。萬象沉昏風雨後，鯤鵬燁赫水雲端。西山逐日光垂墮，素手滋蓮露未乾。長笑出門應不悔，而今慣做謫僊看。

擬古

明明江底月，婉婉日邊虹。不意天涯外，還如咫尺中。思君初入夢，駕馭又乘風。願得羲和節，連年不使東。

張元昊

有感

林亭北望意何如，暮氣蚺鰐萬籟嘯。白髮綺黃仍入世，窮年梁孟欲歸廬。關河晚晚三秋雁，人海蒼茫一紙書。瘖馬即今惟峻骨，桑榆路遠莫躊躇。

毛進睿

別璧卿

哀哉無女此高丘，避席東南憶舊遊。異域狂歌悲自惜，生涯醉夢恐難休。經年仗劍多屠狗，滿眼峨冠祇沐猴。十仞蟲魚銷俠骨，尚留煙雨聽箏篴。

丁亥中秋口占寄胡君瀟文

雲外天香對酒邀，蒹葭飛鏡下重瑤。桓伊三弄流雲散，向秀孤篇故國遙。莫問冥鴻歸此際，獨添冷雨亂中宵。憑君記取相思意，何用珍珠慰寂寥。

聽范師吹簫歌

吾師翩翩范伯子，鑄劍為簫神乎技。此樂羲皇出人間，遺世千載清且嫺。范師醉弄蹈且舞，吾二三子淚欲漣。繹如純如信美善，中曲徘徊思縈繾。孤鶴寒吟雁相失，月照翠崖高峯崦。雷轉秋山泉激石，幽棲久不振六翮。松風自碧如履霜，變宮似聞歌滄浪。滄浪水濁聊濯足，久住風

塵非新浴。時乎時乎范伯子，為奏古調如洗耳。曲罷清光凝羅闥，君醉欲眠我亦歸。市燈半昏露痕重，記取明朝浣春衣。

王慶強

生朝有感

落魄江湖又一年，此身慚愧在燈前。敲窗月影來相賀，許我清輝照斷絃。

詹居靈

久不為詩，湊成一首。群氓言論行為令人驚詫

河川涸竭岐山倒，一念中原猛淚傾。胡馬百姓黎民竟何罪，黔驢鼯鼠各爭寧。當時紛頌垂衣德，今日誰聞黃鳥鳴。盈耳啾啾新舊鬼，忍將國是付群氓。

劉金明

為天浪作詩塚歌

鳳兮，鳳兮，胡獨見汝傷。六合塵埃攘攘非爾鄉，一朝形骸受制於人堂。間途不可棲柏楊，胡不奮翅振振趨僂方。忽然見之徒悲少年郎。「二解」吾歌，吾口，吾詩，吾友。近病如何，腰支削瘦

應如桺。廿年遭遇天不厚，世徒日下空生蛟龍吼。箕踞不得志，擊之唾壺鼓覆缶，皆目教裂，流雲秋山驅之走。『二解』 霸脩不察兮空傷吾懷，蘭蕙教燒兮芰荷柴。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己乖。『三解』

次晚成師丁亥消寒雜詩韻選二

人間正氣蜎蜎世。壁上如來未法圖。托櫓他年沈陸後。蒼生堪弔淚模糊。八荒遑論大王風。青簡銷磨斷淚紅。今朝怕是尋常睡。遍插瓊環囹圄中。

丁巳月壬子日蜀災

百色難教煉五形。玄龜空負蜀山青。阿誰力鑿陰精盡。唬鳥臨風怨五丁。

曹冠雄

遣懷

無端悵惘無端笑，方解相思不等閒。縱是西湖楊柳秀，輸君煙雨兩眉彎。

張曦

夏暮吟

風搖三苑柳，日落半塘花。寂寂野村渡，餘蟬唱晚霞。

鄒金燦

詠史

堅心許國又何如，迢遞重關百計疏。舐痔英才列卿相，埋輪愚士廁閭閻。文章未梓先焚稿，學問雖存祇曳裾。料得啼烏頭髮白，商山深處絕人居。

讀報有感

夢筆江郎此自傷，雕龍國手黯三光。低頭功德如巢燧，舉眼英明勝禹湯。未忍名倡過瓦市，又看貴胄出宮牆。晉窯後事還知否，童子伶俜泣望鄉。

和劉君丁亥十月十六日見寄

辨材從古要長心，蕭颯江湖有楚金。前事渺茫如箭釋，慰言悠永似蟬吟。鴻飛不到青蒿頂，蜩躍旋過碧玉簪。莫恨東風不相助，可能雙翼未淋森。

無題

鶯聲已沒雁初聞，東路迢遙惜暫分。覺處光陰付彈指，到時消息寄浮雲。幾回窮目尋帆影，一樣清霜對夕曛。借盡碧流珍重意，落英滿地好逢君。

丁亥歲暮重過南陽寓所

夢旅邯鄲悄到今，經年答颯感消沉。當門童叟無由見，走壁龍蛇尚可尋。阮子竹林前度意，黃公酒肆再來心。蕭疏菡萏池邊路，霜冷殘花靴轍深。

洪林濤

桂城贈別

底事踟躕向桂花，從茲揮手各天涯。芳辰待我祈千歲，螭首憑誰副六珈。遠夢溯回雲影淡，紫簫吹徹月光斜。千燈湖柳應無恙，何日重來煮雪茶。

感時

從來天道罕能求，芥子亦罹沉陸憂。焉得柱梁支宇宙，擬將緯識讀春秋。風塵此日緇衣敝，涕淚彌川疾雨稠。坐對枯棋銷永夜，未遑斂袖最高樓。

黃昏獨出外環西路

衡宇棲遲慣，通衢輾轉初。新豐真病酒，稷下可傳車？霜色侵河冷，簫聲到晚疏。獨將螢火去，無賴且觀書。

立春旅懷

滿耳東風知雪暖，千山寒碧對無眠。幾回燕語來窗下，一夜燈花落酒邊。天畔星垂接故國，江心月涌上輕舷。夢中且共團雲去，摘得紅梅舊壘前。

劉勇

題顧亭林詩文集後

筆底情深家國恨，腹中酒烈戰歌長。揮戈自信能回日，擊楫猶思可攘羌。山染簫聲披碧血，書凝劍氣湛豪腸。匹夫笑負興亡責，九死何辭振我疆！

口占一絕

新亭樹老閱人多，鐵鎖千尋絕碧波。商略金甌從此缺？一聲橫海掣巨鼉。

詠史仿玉谿生詩一首

萬國端莊禮佛來，無愁天子構高臺。遙臨玉帳煙霞繞，緩擊黃鐘魯殿開。師曠德音遺水裔，湘君曼舞作靈媒。銜杯飲露皆沉醉，忽報隴西地震摧。

鄧小軍

痛史戊子年，五月十二日。蜀中忽地動，雷鳴晝似漆。地作左右搖，地作上下跌。地作駭浪奔，地作沉舟沒。青山何崔巍，摧崩陵已失。青山何聯綿，馳突並為一。大道如筆直，頃刻似蛇屈。長橋如彩虹，片段已碎折。地震西南作，煙塵東北出。汶川映秀起，陝南甘南迄。灌至北青川，浩劫禍最烈。州縣七百里，傾城傾家室。高樓為廢墟，廢墟流鮮血。哭聲滿人寰，剎那成永訣。有兒廢墟下，劃木留絕筆：「爹娘願走好，兒今不得別。」有母廢墟下，四肢撐如鐵，下護我嬰兒，夢容猶甜蜜。遺言存手機：「寶貝如能活，記住我愛你」，聞者皆嗚咽。青川三歲兒，母前哭母歿。小手躬自揖，驚慟悲恍惚。知是呼「媽媽」，兒語口形切。見此肺肝糜，豈止心痛徹。祖先拜揖禮，此

土久亡佚。惟肖其踐形，兒也得其實。《詩經》賢女子，德與聖人契。凡民有喪時，匍匐救之疾。什邡袁老師，行在古先轍。搖樓番番出，啼兒雙雙挈。奮身往死地，樓搖忽顛躓。年華有盡時，流芳無終畢。廢墟七百里，庠序最慘絕。小手伸向天，伸出瓦礫缺。樑斷鋼筋無，樓坍豆腐屑。哀哉教學樓，化為活埋窟。官舍多無恙，校舍少遺孑。惟有劉氏校，屹立獨無匹。玻璃為明鑒，師生完毫髮。問君「何能爾？」「工料不減壹」。爺娘挖廢墟，十指見白骨。廢墟百尺下，呼救聲漸歇。救兵源源來，捐款似飛雪。黃金七十二時，分秒必爭奪。舉國奮援手，稍乏利器掘。國際救援隊，重關終度越。哀哉天府國，處處屍林列。悲夫千萬民，至竟幾生滅？召公言為川，利在宣與決。李冰低作堰，大江何可截？聞道岷江上，水壩如重闕。水壩百丈高，下壓地層裂。孟子言斧斤，入山以時節。生態若斷滅，生理焉得說？聞道岷江水，冊載漂木溢。原始森林盡，林盡蜀山兀。龍門七百里，斷層人共悉。地震將何時，知者應戰慄。聞道龍門山，開鑿復窾穴。穴山山骨斷，鑿路山腳削。瘡痍滿龍門，危似虎鬚捋。聞道關謠言，乃在初九日。蟾蜍大遷移，乃在初十日。聞道豆渣樓，不許訴法律。何以言民貴，天爵尊日月。一民命關天，不以天下忽。爾視民何如，民視爾何物。天聽自民聽，四海已鼎沸。齊州禍未休，羿穀誰能脫。憂端如滄溟，溟深波浪闊。

玉琳琅

自君之出矣 選二

自君之出矣，時時理舊詞。思君如玉繭，懷心結萬絲。
自君之出矣，窗外綠楊煙。思君如絮縷，無日不纏綿。

一靜

絕句

書齋獨臥三春寂，忽倏相招倍覺欣。最是聞雷長夜後，知君亦有氣紛紜。

遠別

經歲慣流離，今朝豈有悲？
逐驅多似此，聚散亦無時。
前路浮煙去，低空斷靄滋。
翻然在何處？
里或相思。

留取殘荷

病初愈

一春誤盡日看荷，墜瓣驚風動綠波。病骨未秋先已警，逢人哪說飯牛歌。

雨霽

溜衣秋雪共新寒，雨後凋疏黃葉村。極目征鴻不停宿，夕陽微處亂荷翻。

屢負牡丹佳期賦詩自遣

萬事杯前一笑寬，鬢毛空白鋏虛彈。無端卻憶年時夢，把臂姚黃月下看。

珠江啤酒

遊白雲山 效長卿體

悠悠獨行意，不盡蒼翠間。日斜啼鳥亂，笛吹流水潺。無塵忍相別，有夢何時還？

詞 錄

熊東遨

鷓鴣天上元過六榕寺再用前韻

一朵蒼苔點破春，青衫待補割涼雲。可能近寺蟾光好，漸覺穿林鳥語新。追雨腳，測溪痕，百年消漲問何人？山僧醉倒榕陰下，酒是東坡去後溫。

憶舊遊 丁亥冬三探西溪偕諸子謁兩浙詞人祠新河命和樊榭

是神來之筆，一抹林煙，畫出山眉。又續前遊意，聽殘蘆吹雪，響落霜埼。伊誰得似漁父，鎮日理長絲？任波上浮金，人間造像，不動心扉。生機待重覓，算泰半因禪，少半因詩。共向祠壇拜，借雲根淨水，細浣初衣。何當更約西子，月殿酌清暉。祇醉眼宜留，遙空看鶴馱夢歸。

東風第一枝 情人節賦水僊用梅溪韻

雪借天山，波分洛水，南園初識風土。未將素眼窺人，莫放清霜入戶。蜂媒蝶使，飛不到、畫堂深處。聽竹陰、一曲禽絃，撩動亂愁千縷。多少事、欲題無句；多少夢、欲尋無緒。閒常都說神僊，若箇真成眷侶？西湖憐我，早許著、宜晴宜雨。問幾時、得與荷鄰，相伴釣舟歸去？

曲遊春 平安夜西湖無月用草窗韻

未盡相思債，奈者番重被，煙雨羅織。偶誤前期，便羞含半面，忍藏雲隙？試著疏簾隔。怕聽見、惱人漁笛。更怕他、雪後孤山，梅蕊暗分顏色。遠陌，湖燈搖碧。算成串霜珠，猶受風勒。不肯窺人，是瑤池浴罷，暫籠香霧？桂下曾初食。有百味、生於清寂。縱萬年、一箇輪回，也須守得。

復庵

南歌子 戊子重午有懷

雨捲香芒小，風過夢影遐。赤棉開盡白蘭花。又聽柳荷深處，噪群蛙。額點雄黃淺，門當弱蒲斜。當年憨笑醉流霞。莫問琴音何在，紫塵遮。

曲江秋 丁亥七夕與瀛生、詞客二先生飲於昆山錦溪，用逃禪老人韻

瓊花恨歇。恍蕉夢初醒，蟬聲猶熱。薔蔔同心，芙蓉並蕊，年年亭前發。推盞且宴設。急絃外，相思滑。漸覺涼生，青衫酒澹，綠鬟風揭。清絕。當軒一月，小山外，煙波萬疊。紛紛環佩下，霓裳舞斷，

眸色驚如雪。卻悵古連橋，雙星隔斷空明滅。更誰喚，春郊夢回，脈脈與聽鷓鴣。按：瓊花、並蒂蓮、古連橋、錦溪，俱為古鎮風

物。「恍蕉夢初醒，蟬聲猶熱」。「恍」字，此處按譜，以去聲更佳，嗜其意，暫擬此。

彭玉平

青玉案 贈別袁志成、劉興暉、聶欣怡、李桂芹、王文越、張波、許偉航諸生

熟梅慣是聽愁雨。望東陌，青如許。莫道無情生遠樹。夏荷金礦，秋風下渡。總也頻相顧。花開花落都無語。舊事前塵兩飄絮。欲賦流年千百度。不如清夢，不如記取，閒飲雲山浦。花開

秦鴻

沙塞子

正是梅風心溽，雲蘸水、樹黏天。恰似舊時拋別，雨如懸。卻怪無端閒恨，纔似潦、又成川。還賸斜陽簷溜，水痕圓。

鵲踏枝二首

臨平燕壘生慷慨，魁磊之士也。近作自壽二章，乃轉有變徵之聲。卽步其韻，為壽兼以緩之。

一殼氛氲容我客。塊壘如倉，有實皆其積。灑落秋聲庭樹撼。明年燕子能相識。拇趾南疆雕北隙。相守形神，顧影何堪覓。四面華燈身影百。倚樓滄海寥天一。

桑杞榆桃松柳棟。節近重陽，鬱鬱迷山塚。大澤野龍潛勿用。念茲風雨暗如慟。飢夢迢遙連飽夢。滿目王侯將相甯無種。莫辨樗椿俱癭癭。流光劇飲能醫痛。

樗二樹形相似，樗木疎，椿木實。

後庭花破子

翠蓋彼嶢嶢，橫柯莫我巢。七月何深湛，固雲幻且逃。沐兮膏雨其淅瀝，颿風兮永號。

贊浦子

侑我春華露，貽君夜雪聲。弱水三千澣，雲樓十二層。可奈橋邊翠縷，依前照影籠晴。未著黃昏雨，誰知恨不勝。

八犯玉交枝

霄譚奇雲，陌追遙日，岸柳碧重團錦。秋在池波，人在月，袂掬萍風初品。情懷深浸。暮雨依約遲留，新愁來溼遊僊枕。誰在水精宮殿，歌淒涼甚。卻驚夜已覆盂，獨蟬盡噤。誰鞭爭影，寧蔭。更誰喚、孤星光沁。最悲是、萬樓酣寢。撫巖壁、晨緋夢滲。桂槎須犯銀潢禁。問近渚牽牛，長虹待作何年飲。

鷓鴣天

陟彼高岡四顧兮，碧天如夢月如眉。江頭白鳥渾無恙，誰信青春逝有時。樓影下，水差差。一簷空牘舊巢泥。高梧久抱團圓意，隔綠紗窗夢見之。

周道溥

醉太平效李靜鳳次韻戲作

愁深醉深，樓深戶深。雲深吹雨燈深，況更深歲深。禪心幻心，秋心燎心。此心都負初心，在眉

心手心。

醉太平

某公示以秘藏已巳年春報紙，讀來唏噓。值軍師垂教醉太平一闕，因次韻有作。

魂兮往生。生兮忘情。孤鴻百丈深青。溺熒熒小星。花開夜聽。風吹夢輕。一抔春草婷婷。祇哀

鵑數聲。

往字出律，不避。

浣溪沙綺懷

春事如煙倍可憐，驀然吹淡已中年。紅燈背雨曳清寒。長夜何堪幽夢短，浮生未抵美人看。桃花入水聽濺濺。

霜花腴霜降日作，用夢窗韻

夢兮去矣，剩酒痕，悄然遍染衣冠。纔了茱萸，又聞霜息，秋光欲挽偏難。病魂可寬？效癡兒，尋到花前。悵高丘，一地斜橫，薄香紛墜老枝寒。休作少年彈淚，況鈞天渺處，未許哀蟬。風雨潛聲，龍蛇搖影，都成小字蠻箋。願將漏船，壓暗潮，鴻跡幽娟。向宵深，醉把江山，漫憑漁火看。

清平令破子次韻為雪翁壽

是誰噓氣成夢。是誰墨飛成凍。又誰者，刺天成漏甕。倉惶赤烏頻中。道也輻歸一轂。到底曳途如踣。對霜箋、壑深池漉。猛聽得、鏗鏘鳴玉。

魏新河

曲江秋 次蟄師曲江雅集韻

芳筵幾日。對虛閣通涼，矮窗分碧。平岸淺莎，新蒲細柳，曾見微波展。長記月下笛。惘然處，成追憶。小雨半天，遙山一痕，舊情重濕。尋覓盈盈過客。怎忘了，題香彩筆。銀杯邀錦瑟，中年哀樂，絲竹同岑寂。第一是今生，明眸中有昆明劫。待喚起，纖纖短簫，為我細吹心跡。

陳可嘉

浣溪紗 寄櫻凝

夢到羊城第幾家，驀然驚覺又天涯。一番消黯對春華。清夜共君聽落雪，空庭獨自惜櫻花。多情飛上碧窗紗。

鷓鴣天 尋梅

古鏡梅妝點未成，眉山低壓意難明。庭前聽雨秋心重，笛裏尋芳瘦影橫。霜又降，淚空盈，玉欄寂寞冷如冰。誰知迷蝶原非夢，回首荒湖雁一聲。

雨霖鈴 夜宿馬塍路，相傳為姜白石葬處。

清愁堆積，這銷魂處，暝色如織。悵悵幾點燈火，思年歲裏，空消吟跡。縱使幽深似舊，也無地尋覓。祇道是，埋骨塍西，數本梅花為誰植。煙波往事休追惜。聽梧桐，細雨成涓滴。千般冷暖滋味，教客子，世間初識。夢斷江南，敢問重來應在何日。有血淚，拋灑橫枝，幻作傷心碧。

時潤民

憶舊遊西溪行旅次樊榭老僊韻

憶舊遊一調余所素愛，創之者美成而契之者玉田。有清一代擅者極盛，樊榭最揚其名。降至國朝，群賢尋幽探隱，每輒仿製，惜滑者二三，且律多不精。丁亥杪秋，余從諸師往祭兩浙詞人祠，因得遊所謂西溪勝境者，詞僊之跡杳然，風物異代，人世蕉鹿，所謂詞心蕭瑟者大抵如是。歸後念及，時時不能自己，援此調志之，依美成原譜並次老僊韻，雖必不能如蘭甫言當令眾山皆響，亦聊堪自遣云耳。

趁霜盈渚，棹惘湖山，秋斬蒼眉。泛翮藏音，靄漫層流，凍碧浪葦搖倚。蛻波舊國如夢，搔首削繁絲。被振鵲分暄，晴沙熨眼，款向深扉。塵機便誰悟，盡淚浣簫凝，醒送僊詩。點點彌痕在，薦荷愁蓴訊，皺罨征衣。去來俊侶何事，煙水炙寒暉。漸儼若余心，前身看足人未歸。

王衛星

攤破浣溪沙

落日煙銷綠柳津，蘭舟將解意逡巡。多少西風吹得散，一江雲。漫捲霞綺侵碧樹，斜飛桃影墮芳樽。也共秋波天際去，竟無痕。

鷓鴣天

日日尋芳不忍還，東風將盡意猶酣。一川明月隨心遣，數朵殘花和露看。
誰是伴，獨憑闌。桃雲杏雨共清歡。沉香夢裏都飛去，覺後餘霞尚滿肩。

虞美人紅梅傳是梅妃後身

百年瘦影綺窗外，碧血何曾改。凝成玉魄自清真，何必凌波顧盼始銷魂。
一生意態難描畫，寂寞孤光下。暗香深處立多時，覺道此間風露亦相思。

張元昊

南歌子

暝色入頰波，傾注滄流淚幾多，怒榜當年擊水地，嵯峨，掩映青春氣未磨。
夢影絕天河，信步蒼茫奈夜何，小立人間還自許，誰訶，翰老秋風鬢已皤。

鷓鴣天

曲蔓虬枝自在橫，暗紅如海隔前生。成灰舊墨和煙冷，衝雨孤香入鬢清。
天閃爍，夜晶瑩，覺來偏似夢中行。長街蹈盡霓虹影，一種幽懷向月明。

沈潔華

思帝鄉北亭懷古

南苑遊，渭橋煙雨收。荔子紅雲何處？水悠悠。
寶馬雕弓昔日，競風流！燕舞鶯歌去，不能留！

王慶強

浣溪紗

莫道故人似海棠，花開花落斷人腸。相思不得便相忘。
濁酒三杯酬陌路，寒鴉數點噪斜陽。
多情換得是淒涼。

鷓鴣天

漠漠輕寒鎖北亭，歸來月色太分明。當年月下牽紅袖，今日燈前對紫荊。
思往事，感飄零。江湖半載未忘情。匆匆相見還相別，淚透青衫不忍行。

踏莎行

乍暖還寒，纔醒又醉，別來諳盡愁滋味。夏蟲寂寂夜漫漫，玉蘭香裏人憔悴。
紅豆摧殘，青春拋廢，當年何苦輕分袂。如今破鏡不重圓，傷心已是無多淚。

踏莎行

鋪水殘陽，連天衰草，一年又是驚秋早。西風吹淚浥征塵，行人暗向塵中老。
魚雁沉沉，雲帆杳杳，江樓顚望愁多少。欲澆別恨酒無多，傷心付與啼紅鳥。

蝶戀花

皎皎冰輪天上掛。長憶當時，相約櫻花下。欲訴幽懷還自罷，和羞贈子香羅帕。別後相思誰與話。佇立空階，愁對秋千架。一夜東風吹鐵馬，抬頭怕見鴛鴦瓦。鐵馬：風鈴也。

清平樂

抬頭相遇，竟又低頭去。一晌凝眸無一語，秋水盈盈如許。更飛更遠流雲，漸收漸冷斜曛。唯有天邊草色，教人還憶羅裙。

曹冠雄

卜算子 立春

殘雪舊桐疏，弱柳新枝少。猶見西園幾許寒，更恨繁花杳。春色不曾來，卻是春心老。暗換年華又夕陽，何事傷情早？

卜算子

南浦暮雲收，金谷梅英墜。望斷天涯望謝家，獨倚高樓醉。殘月伴朱絃，絃語聲憔悴。撫盡相思綠綺琴，又撫相思淚。

鷓鴣天

雨後新寒鎖小亭，孤山月影太分明。多情醉袖扶垂柳，無語昏燈照紫荊。花易落，酒常傾。一年光景付流鶯。春風幾點淒涼意，揉碎芳心夢不成。

玉琳琅

楊柳枝

煙鎖重樓歌未闌，曉風吹月上眉彎。倚窗遍閱烏絲曲，折取千枝獨自看。

虞美人 麗江風月之七夕佳會

水晶簾裏團圓月，偏教相思絕。愁聞陌上踏清歌，天上佳期鴛夢隔星河。
銀燈競放琉璃色，雙夕人間客。明知此夜別經年，卻向花枝憔悴綺窗前。

留取殘荷

憶秦娥 歸家有感

孤鴻急，暮雲衝破風蕭瑟。風蕭瑟，墜楓紅舞，都迎行客。一燈寒照山村黑，有人翹首樓西側。
樓西側，憐兒塵暗，覩伊頭白。

踏莎行

岑色如煙，蟬聲如水，曲欄斜照誰同倚？平生解事有黃柑，剖心索句翻無味。竹影涼衣，蛩歌繞砌，不煩過雁詢歸未。小蟾千古最知人，宵宵脈脈看人醉。

虞美人 偶懷

蓮高舟小遮人面，歌近華胥斷。酒醒底事怯憑欄？平楚八分楓葉二分蟬。雁聲聽徹南歸路，

一霎黃昏雨。溟濛多謝隔愁來，瑟瑟滿庭寒蕊為誰開？

虞美人過故人居用後主韻

梨雲舊恨何時了，春意年年少。接天芳草送東風，萬樹桃花如雨不言中。廿年湖海蛟綃在，滿目樓臺改。薜蘿清月未須愁，不見落花何處水東流？

髮初覆眉

霜天曉角昔別

白柳花春。長安陌上塵。惟有當時明月，曾見了，一雙人。來時我執君，歸時我看君。默默都成脈脈，未言別，兩回身。

一剪梅買菊偶思

開了初秋小菊花，挑朵黃些，挑朵香些。明朝和露買還家，多謝芳華，此即年華。漸冷衣裳歲月賒，花一聲嗟，我一生嗟。上邪唱到思無邪，願不逢他，得不忘他。

相見歡聽葬心

紅胭脂緩些揩，看花開。雨繡一雙蝴蝶上青苔。白衫子，烏雲髻，等塵埃。月最明時我已歸不來。注：本來是「不歸來」，想想寧肯出律還是改「歸不來」罷。

南鄉子和人

此即人生，蓮花偈子菊花醒。蝶戀花詞翻一闕，相悅得與春風同死別。

Cropfine

鷓鴣天

天壁深深仄席牢，縱然敲碎夢無聊。荒臺赤壁經宵冷，大雪中州破曉飄。
林亂戟，籟殘簫。獨聽萬類拜冬皋。蟄於山或藏於海，無可移時見後凋。

聯錄

詩社諸子在澳門所做詩鐘

以「石斑魚、乳豬」為題，思力不及者亦可以「魚、豬」即事。

優游未解盤中趣，爽健難當火上情。張海鷗

方披錦甲潛淵去，纔脫羆懷即火燒。譚步雲

鱗如玉玷稱龍種，皮似龜紋號鼉兒。譚步雲

幾經滄海難拘束，一入塵寰不自由。王衛星

逍遙豈顧江洋釣，赤壯祇因酒飯陪。任家賢

冷暖自知猶有樂，死生他定卻無愁。楊悅

序 跋

雪軒詩鈔續集自序

陳雪軒

有客謂予曰：當今詩壇大倡時代氣息論，謂詩人之作，必須反映當前國家建設成就，否則便是違背時代云云。子有說乎？予應之曰：此高論似是而非，聞之久矣，不自今日始。時代者，為空間之特定時間。人一出生及至終世，不論貴賤貧富，一言一行，無不與時代同步，即為時代之人，誰能將其排於時代之外。人之性情、命運、修養，各不相同。詩者言志，感受各不相同，表達各異，愁者言愁，歡者言歡，此自然之理。平頭百姓與高官大款，豈能同一語言。蟲鳴鳥語，海嘯雷鳴，皆為時代之音，謂必須反映當前建設成就之論，是乃拾取「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論」之唾沫耳，何足取焉。

客曰：子之論，敬聞命矣，然猶有言者，有謂詩人之作必須雅俗共賞，子又云何？予曰：此論予惑茲甚。何者為俗，何者為雅，寧有界乎？是隨讀者因人而異，甲以為俗者而乙以為雅，反之亦是。作者但求抒情言志，奚暇計其為雅為俗哉。百花齊放，大浪淘沙，能流傳後世而不衰者，斯真詩矣，予不知其為雅為俗也，說教者可以休矣。

客又曰：數年前，知子之詩已刊印矣，近聞又將刊續集，有是事乎？予曰：然。予學殖荒疏，性復魯鈍，於詩之道，所知甚淺，婢學夫人，鳥語蟲鳴，流螢自照，本無足觀，好之而已。付印非敢為傳世之想，亦敝帚自珍之意耳。差可自信者，情真而已。工拙非所計也。固知有背於持時代論者之意，更違溫柔敦厚之教也。客笑而退。

夏曆壬午年仲春上浣陳雪軒自敘於易安樓中時年八十有一。

三鑒齋餘墨編後記

譚步雲

予師三鑒齋主人，陳氏煒湛先生也，以語言文字之學聞於世，尤精於甲骨之學。先生工書，殆學問之餘事耳。昔者負笈康園，從希白、錫永二祖師遊，首年鈔說文，次年鈔金文編及甲骨文編。寒暑握管揮毫，夙夕不敢懈怠。今金文編鈔本猶存，予嘗見之，希白祖師手書其扉以嘉許之，可知先生用心於是，洵十駕之功，非一躍之效也。

鄭燮曰：「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古人云：『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五書）誠哉，斯言！先生嘗云：「古人讀書寫字，本分也。若以今人俗眼觀之，皆『書家』矣。」故先生未曾以書家自視，蓋羞與「書家」同群也。間有佳作，示諸弟子同好，把酒品茗，共賞之而後快；或有甚愛者，隨手貽之，

如此而已。此之謂「餘墨」者也。

予忝列先生門牆，忽忽卅載矣。不覺先生已屆古稀之年，竊思先生書作殊可傳世也，遂萌結集之意，以為先生壽。

斯集之成，幸謝光輝、羅振躍、林志強、項昌貴、林海俊、王俊諸同門咸襄之，俾存師尊舊墨深情也。惜乎林歡博士英年早逝，所藏未及收入，寧不悲乎？

剗劂之功，實賴許紹鋒、黃悅、陳慧、任家賢、李冠蘭諸生之力。

購版刊印亦多得人類學教授何國強博士之助。

是以崙誌於編末，謹再謝！

受業 南海譚步雲謹識於多心齋戊子孟夏十三

懺慧堂集題記

徐晉如

少年哀樂，多竟成塵；偶然視之，如空如夢。心事漸歸平淡，惟以經籍自娛。余昔負早慧之名，今則深懺之。夫易有之：「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裴行儉亦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道為學本，斯之謂也。

戊子仲夏鹽漬徐晉如漫記

論 講

「古絕」考辨

譚步雲

「古絕」這個概念在我的腦海裏縈繞已久，當初讀王力先生的書，倒不在意。真正思考它是否確切，是否有必要存在，卻源於我做古漢語的課件。當然，作為授業，倒不一定非得講解確實無誤的內容，祇要這個內容言出有據即可。事實上，誰又能保證今天之正，不是明天之誤呢。因此，在我的課件裏，我迴避了「古絕」這個內容。之所以這樣，是不希望在講格律的時候帶給同學太多的困惑。可是，迴避問題不是明智的選擇，解決它纔是正道。這就是這個稿子的寫作緣起。

大概自王力先生一著出，世人遂多採「古絕」、「律絕」說。那麼，王先生的說法又是從哪裏來的呢？讓我們引用些古籍吧。

胡應麟《詩藪》內編六頁五十九：「絕句之又無定說。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恐不足憑。五言絕起兩京，其時未有五言律；七言絕起四傑，其時未有七言律也。但六朝短古概曰『歌行』，至唐方曰『絕句』。又五言律在七言絕前，故先律後絕耳。漢詩載古絕句四首，當時規格草創，安得此稱，蓋歌謠之類，編集者冠以唐題。」

李峻詩筏橐說頁十一：「趙飴山聲調譜：兩句為聯，四句為絕。始於六朝，元非近體。後人誤以絕句為截律，試看孟東野古怨一首，用齊梁體。可知其非律矣。即七言絕亦然。李太白橫江詞，樂府也；山中問答，古詩也。」

步雲按：吳喬園爐詩話頁十五所引亦同。

馮班鈍吟雜錄頁二十三：「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語，四句之詩，故謂之絕句。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頁二十三：「絕句體裁不一，或截半律，或截兩聯。或云關雎在第三句，信俱有之。但絕句亦有古今體。自漢已有，如『葉砧今何在』四首是也。六代甚夥，不可殫述。至唐絕則平仄鏗然，上下粘合，一如律詩。李杜多失粘處，實仿古絕，非唐調也。」

張潛詩法醒言卷二頁十八：「彈雅云：『樂府為古絕，竹枝、楊柳枝為今絕，皆為唐絕。截然異也。』」

類似的說法恐怕還有，不過，對我們以下的討論已不構成太大影響了。

不管怎麼理解上面的引文，有一點可能為我們大家所認同的，就是：唐代的絕句和唐以前的所謂「古絕句」是不同的，其不同就在於前者講格律，後者不講格律。

大概就因為如此，所以王先生別立「古絕」一體。

王先生對「古絕」是這樣定義的：一、用仄聲韻者；二、平仄粘對不合格律者。符合其中之一

者就可以看作是「古絕」。詳參詩詞格律一書。

王先生畢竟採信前人所說，因此，即便出錯，也有古人擔戴。這是王先生做學問粗疏的地方。

我不知道王先生當年有沒有把諸家的說法都細加參詳，也不知道他有無想過：不合格的絕句稱為「古絕」，那不合格律的律詩為何不稱為古律呢？至少，王先生的書中是沒有

出現這麼個術語的。於是，他把崔顥的黃鶴樓當做半古半律的怪物，稱之為「古風式的律

詩」！因為在文獻中沒有「古律」一說，王先生祇好將就用這個概念。這讓我們非常驚訝：按照王先生的觀點，出律應是不存在的。為

什麼？因為我寫的是「古風式的律詩」！哈哈，那花那麼多的筆墨談平仄，談粘對，談拗救，幹嗎？

按照我的理解，儘管以格律作詩在唐代已成風氣，但詩人們還是對古詩挺感興趣的，畢竟，古詩沒那麼多的約束。因此，凡不合格律者，其實都是古詩，不管它多麼地像律詩或絕句，例如杜甫的望岳、李紳的憫農二首等。

我們還是拿文本來說話吧。

洪邁編的萬首唐人絕句，祇有兩首詩明確為「古絕」，不知道有無遺漏，請讀者諸君隨時補正。可是，它們卻大致工整。

且看：殘妝色綫髻鬟開，笑映珠簾覩客來。推醉唯知弄花鈿，潘郎不敢使人催。——自拈裙帶結

同心，暖處偏知香氣深。愛捉狂夫問閒事，不知歌舞用黃金。「古絕詞二首」，卷十七頁一百三十八收錄

而用仄聲韻的浮石瀨，劉長卿湘中紀行之一，早春桂林殿應詔，上官儀等作品，包括上引的望岳，學者一般卻還是作律詩觀。

至於那些失粘的作品，又別列「折腰」一體，依然視為律詩。

絕句又如何？柳宗元的江雪、王維的鹿柴、孟浩然的春曉等，把它們看作律絕的大有人在。奇怪啊，自名為「古絕」的是近體；古詩卻不名為「古絕」。

現象分析完畢，好，現在回到「古絕」的概念上來。

「古絕」這個概念，迄今所知，見於玉臺新詠。有兩個地方用到這個概念。一是古絕句四首，順便一說，有人作「三首」是錯的。一是吳均的雜絕句四首。後者有些版本無「絕」字。當是。

如前所引，胡應麟「漢詩載古絕句四首，當時規格草創，安得此稱，蓋歌謠之類，編集者冠以唐題」一說殆的論。祇是因為有這麼個名稱，後世遂以為有此一體罷了。

古詩源剛好並列編排了古詩二首和古絕句共四首詩，中華書局，1963年6月新1版198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九十五頁。我們不妨比較一下：

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利傍有依刀，貪人還自賊。（古詩二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

不離，有情安可別？（古絕句）

我看不出二者有什麼不同：前者五言，後者也五言；前者無平仄粘對，後者也無平仄粘對；前者用平聲韻，後者也用平聲韻；前者用仄聲韻，後者也用仄聲韻。偏偏前者名之為「古詩」

「，後者名之為「古絕」。我們難道還看不出其中的怪異嗎？

事實上，我們今天讀到的唐詩，甚至宋詩，都不使用這個概念，就是明證。清人編的宋詩百一鈔，列有「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五言絕」、「七言絕」諸體，未見別列「古絕」。大概自宋以後，纔漸見「古絕」之名。

古人對「絕」的概念的解釋，如上所引，祇有二說：

一、絕，截也。截取律詩之半為之。

二、四句之詩為「絕」。

我之所以採第一種說法，不但因為符合咱們傳統的訓詁之道，還因為它明確了格律的存在！

大量的作品證明「絕，截也」的可靠：取首尾二聯，無對仗；例甚夥，不贅舉，取首領二聯，領對仗；例如李白的《九日龍山飲

取領頸二聯，全對仗；例如杜甫的絕句、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取頸尾二聯，頸對仗；例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聞笛》、歐陽修的《晚過水北

而「四句之詩」，卻不能把古體和今體明確地區分開來。至於古人之所以否定「絕，截也」，祇不過典籍偶然存在「古絕」這麼個概念，祇不過混淆了古體與今體的界限。為了準確地區分今體和古體，我認為「古絕」這個名堂可以休矣。「古」就是「古」，「絕」就是「絕」，如同「律」和「古」一樣。

結語

本文所論，茲撮要如次：

「古絕」這麼個概念，可能是在律詩產生後人們所杜撰的。目的本在於區分古體和今體，殊不料這樣一來弄巧成拙，混淆了一大批名之為「絕」的作品體裁。

使用「律絕」這麼個概念，

使用電子四庫和中國基本古籍庫搜索，最早使用「律絕」這麼個概念的大概是元人。劉壎撰水雲村

嚴，味彌遠，豈比夫大篇長歌，可以浩蕩縱橫衍之而多者？唐人翻空幻奇，首變律絕，獨步一時。」卷五葉七：元徐明善撰芳谷集：「漸編絕句序：詩至律難矣，至絕句尤難矣，至五言絕句又大難矣，辭彌寡，意彌深，格彌

時。」卷五葉七：元徐明善撰芳谷集：「漸編絕句序：詩至律難矣，至絕句尤難矣，至五言絕句又大難矣，辭彌寡，意彌深，格彌

嚴，味彌遠，豈比夫大篇長歌，可以浩蕩縱橫衍之而多者？唐人翻空幻奇，首變律絕，獨步一時。」卷五葉七：元徐明善撰芳谷集：「漸編絕句序：詩至律難矣，至絕句尤難矣，至五言絕句又大難矣，辭彌寡，意彌深，格彌

絕」概念的廢棄，此名也可同時消失。
基於上述兩點，有必要確定「絕句」的地位——特指格律體的五言或七言的四句之詩。我並不反對使用「古絕」這個概念，但應當明確，所謂「古絕」，等同於「古風」，是無須講究格律的。

不要輕易對詩歌說「不」

彭玉平

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從詩歌啟航到以新詩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煞尾，宛然是一部詩史。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元代散曲都屬於廣義的詩歌範疇，而雜劇、南戲、明清傳奇的唱詞也以詩性見長，「詩劇」也因此素被視為對戲曲的美稱，文言小說、白話小說的開篇和結尾也常常是詩歌的體式。抽掉了詩歌，抽掉了中國文學中的詩性精神，中國文學的「中國」內涵無疑將顯得貧弱而蒼白。

中國古代許多文體分佈在各朝的文學敘述當中，並往往各自成「一代之文學」，惟有詩歌通貫各朝，成為中國文學史的骨架和靈魂。所以詩歌的價值和地位在中國語境中無可懷疑。自唐代開始，隨着科舉制度的確立，試詩也成為科舉的一項重要內容。雖然因為試題本身以及發揮的空間受到較大的限制，以至場屋詩歌品質優勝者不多，但因為將詩歌納入到國家考試制度中來，客觀上加強了全社會對詩歌的重視，為一流詩人和一流詩歌的出現創造了重要條件。

「中國是詩的國度」這個判斷，大概在新文學運動之後不久即面臨着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新詩在數量上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因為新詩在形式上的汗漫——尤其是脫離了音樂，而使得其途維艱。實際上在二十年代前期，胡適就已經在公開場合表示新詩的實踐基本上是失敗的。胡適本人雖然在新文學高潮漸趨消歇時，即注意到新詩對傳統詩歌需要更多的汲取，但這種新舊融合畢竟在近乎狂熱的「革命」呼聲中難以找到合理的途徑。所以，客觀地說，中國文學的詩性精神在新文化運動中確實遭到致命的重創。在二三十年代，借着晚清一批詩人的餘澤，在國內眾多高校中開設有諸如「詩選與習作」、「詞選與習作」、「曲選與習作」等課程，但因為僅僅停留在課堂，或僅僅停留着少數文人的風情雅趣上，所以詩歌的邊緣化進程越來越顯得不可逆轉。

解放後至七十年代後期，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都幾乎與政治意識形態同步進行，「詩性

」的話題被扭曲變形，這一時期雖然也有少量具備一定藝術水準的詩歌，但整體上融入了太多的革命意味和口號色彩。農民詩歌、工人詩歌都曾一度盛行，這種現象本身就令人驚訝，而更令人驚訝的是這類詩歌因為融入了太多的政治色彩，藝術上的韻味反顯薄弱了。尤其是將詩歌中的情感因素世俗化、庸俗化，將詩歌本應有的意趣、神韻剝離在詩歌之外，使曾經高貴而饒有生命力的詩歌變成了一種政治符號，一種徒具詩歌形式的文字組合，一種令讀者失去審美興趣和親和力的「文體」。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語文是備受重視的一科，在總分從100分到120分再到150分的變化中，作文所占分數從20分到40分再到60分，總體比例從 $1/5$ —— $1/3$ —— $1/2.5$ 呈遞增趨勢。重視作文無疑體現了當下中學語文教學的正確方向，畢竟知識的傳授相對比能力的培養來說，前者祇是基礎，祇是手段，而作文纔能更全面地展現一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藝術涵養。但在這種重視的背後，卻是一種輕視的加劇——在文體選擇上，無論是全國卷還是各省卷，也無論是命題作文，還是材料作文，在作文的文體要求上往往要加上「文體不限，詩歌除外」的特別說明。為何承載了傳統文化精髓和靈魂的詩歌要被逐出高考之外？是時代的拋棄，還是人為的放棄？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可惜被忽略久了，也就被淡忘久了，也就慢慢連拷問的自覺也沒有了。

有人說，當代社會，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是走向大同，走向現代，走向未來，像詩詞這種浸染着較多中國古代氣息的文化被現實所淘汰是必然的。此說貌似合理，其實根腳未穩。不遑

說我們是從歷史走來，在走向未來的進程中是不可能割斷歷史；也不遑說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有着源與流的關係，闕失了詩詞根柢的當代文學不免失去了重要的滋養土壤。即就文化的多樣性、民族性而言，再大同的社會，再前沿的文化，如果失去了個性化的文化作為基石，則這種大同文化也一定是脆弱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圈中保留中國語境和聲音，詩詞可能是最具代表性，也是最能夠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認同和豔羨的。將詩詞逐出當代文化的範圍，其實是自損其優勢文學，而且這種自損有可能導致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終極地位的下降。所以強調世界文化中的中國聲音，詩詞理當重新進入視野，理當以制度的方式納入到學校教學的環節當中。果如此，則中國文化之振興可期。

也有人說，格律詩寥寥數句，難以全面考量考生的作文能力。此可謂不知詩者矣。作文能力豈是句數、字數可以體現出來的？與其下筆千言而不知所云，不如寥寥數句而意在言外。以詩詞字數少而不納入考核，顯然不成為理由。有人說詩詞在方法上難以考核，缺乏準確裁斷高下的依據。此可謂不知歷史者矣。不要說唐宋以來已經積累了豐富而可行的試詩辦法，大體參照其方即可基本解決問題——當然也可結合現實另立考核之法；就是就詩論詩，也並非沒有考核之方，格律、韻系自然是古已有之，自可照此而行；如果退而其次，考慮到語言和音韻變化的歷史事實，重新編制詩詞格律和韻書也未嘗不可。至於思想情感和藝術韻味上之考核，當然與其他文體也有相通之處，絕對不至於形成散文能考核而詩歌無

法考核的情況。也有人說，若考核詩歌，則評卷老師也需要具備相應之素養方可，此說誠有理，但要提高評卷教師的詩詞修養，與提高其他文體的修養，其路徑難道不是一樣的嗎？當然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從教育制度上確保中小學教育中的詩詞創作課程的合理地位了。如果我們的基礎教育從小學開始就將詩詞創作納入其中，在熟悉詩詞對偶、平仄、韻系、句法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則教師的素養與學生的素養自然會形成良性迴圈。詩歌的考核對於學生和對於老師，都在這種同一體制中得到貫徹。此何難哉？難的是教育理念的轉變和決策者的膽魄吧！

反思我國的教育制度，詩詞教育誠然一直是其中的一項內容。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大學，在每一時期的語文教學中都留有詩詞的篇幅，所以說我們的教育完全不重視詩詞似乎言過其實。但問題是長期以來的詩詞教學以疏通文意、簡單記憶為主要目的，至從創作方法技巧方面來引導學生進行創作，就幾乎不為所重了。所以許多中小學生知道某一首詩詞寫了什麼，但是如何寫出的？往往就一問三不知了。若再進而問之，如何把原作中表達不到位的地方修改到位，就更顯茫然了。不少學校也有「文學社」一類的學生社團，有的更聘請一些知名作家來進行創作輔導，但這些輔導當中有多少是直接針對詩詞的呢？此深可思之者也。

近年來中山大學成立了「嶺南詩詞研習社」，不僅在校內舉辦「蒹葭杯大學生詩詞創

作大賽」，更與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聯合主辦「穗港澳大學生詩詞創作大賽」，今年更擬聯合臺灣成功大學為主辦單位，將賽事擴大為「粵港澳臺大學生詩詞創作大賽」。從比賽結果來看，廣州高校的獲獎情況還是頗為突出的，更有過囊括詩、詞兩組冠軍的驕人成績，這與我們近年來堅持開設「詩詞寫作」課程的理念是有着密切關係的。因為詩詞直通性靈，所以天資高悟性強的同學往往在經過不到半年的學習中，在克服了形式格律的障礙後，其詩詞創作水準就有了非常明顯的提高。而天資和悟性一般的同學，雖然進步可能不明顯，但能將詩詞作為一種興趣來培養，又何嘗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呢？

我們並不奢望在當下的高考中將詩詞列為必考的內容，因為詩道淪喪既非一日，欲挽回斯文，豈容易哉！但我們「奢望」在高考作文中將「詩歌除外」的贅詞去掉，讓詩歌享有與其他文體平等的地位；我們無意將詩詞成為文學創作的中心和社會關注的焦點，但有責任讓更多的人來關注和參與詩詞創作的活動；我們能夠容忍詩詞在社會的邊緣悠閒而有尊嚴地生存着，但不能容忍詩詞的園圃被野蔓和青苔覆蓋；我們有理由期待將詩詞創作納入國家教育制度的那一天，因為一個民族優秀傳統的形成是漫長的，但欲滅其生機、毀其傳統又往往是輕而易舉的。

改革開放，把中國帶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快速發展的環境中，但也同時將傳統文化混雜甚至淹沒在滾滾的商潮之中。一個國家的發展，當然離不開以經濟為基石的硬實

力的提高；但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可能更多地體現在文化軟實力上。此前我們迷茫了很久，現在也許還在迷茫之中，但我們沒有理由繼續迷茫下去。環看大陸之外的臺灣和香港，我們應該有所領悟：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傳統文化的傳承，本就應該兩手都要硬的。當現代社會因為殘酷的競爭和過於恐慌的生存壓力，使柔和的人性漸去漸遠的時候，詩詞也許會部分地消解掉現代社會的拜金意識和人性危機，使闕失的人性再顯溫潤，使猙獰的社會再現從容，這不正是和諧社會所需要的嗎？

詩歌使人心靈不死——略談詩教

徐晉如

在很久以前，我向往做一個魯迅那樣的啟蒙者，但是我發現那條路越走越絕望。在絕望的時候，帶給我慰藉的，祇有詩詞。直到有一天，我讀懂了孔子，知道了惟上智下愚不移的道理，我一下子明白過來：原來，啟蒙，正像尼采所說的那樣，「武裝人民，最終是武裝了暴民」。我的啟蒙之夢一下子就醒了，也從那時候起，我就不再寫詩。

不再寫詩，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損失，反而意味着，我的心靈不再痛苦到時時需要詩歌作為鎮痛劑。當我不再把自己定位成知識分子，而是把自己定位成儒教士的時候，也就是，當我不再試圖去啟蒙，而努力去教化時，我發現自己的痛苦也少了許多。而這個時候，詩詞對我來說，有了一層新的意義：牠是我傳聖門之道的工具。

聖門的道理堂廡深大，而其根本意旨，則在培養以知識德能為主的士大夫階級。這個階級，在西方叫作自然貴族——Natural Aristocracy。在傳統中國，對這階級的培養，是依靠詩、禮、樂這三教而實現的。而詩教又是其中最基本的。孔子設此三教，真非有大智慧莫辦。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禮、樂的陶冶能淨化人的氣質，提陞人的境界，而使人格臻於完善。

近世西方有通識教育——Liberal Arts之說，其教育理想，是培養有自由精神、注重向上發展的人格，考其情實，與吾聖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同其沆瀣。我個人服膺大學的理念，故亦認同通識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出路所在。既然通識教育和聖門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那麼，我們就不應忽視傳統的資源。既然詩教在歷史上曾起到良好的作用，今天我們苟有志於施行通識教育，便不能不重視詩教。

什麼是詩教？我不認為中華詩詞學會推行的「詩詞走進大學校園」、「詩詞走進中小學校園」就是詩教。讓學生掌握詩詞格律，迺至會譌上幾句，這決不是詩教。至於把詩詞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把學生的思想統一在意識形態的框框裏，更加不是詩教，而恰恰是詩教的反面。今天某些人借講詩詞來宣傳「愛國主義」，從表面上看，與聖門教忠有相似之處，實際上，二者完全不同。聖門的忠，落實到個人的內心修為，是忠於自己的信仰和理念，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忠於信仰，忠於理念，而非忠於一家一姓，以此可知，今人每每說古人愚忠，其實是一個偽命題。而愛國主義卻是在要求人發生一

種對外物的愛，這與基督教教義要求先愛上帝，再愛妻兒，其本質毫無二致。這種愛國主義的宣傳，無益於人心的充盈向上，更加不利於獨立自由的人格之養成。從這個例子，就可看出，真正的詩教一定是屬於通識教育的，一定是要落實到個人的。

我們必須明白，詩的本質是詩人情感的宣泄。正像早年郭沫若所說的那樣：「生命是文學底本質，文學是生命底反映」，「真正的藝術品當然是由於純粹充實了的主觀產出。」祇有認清詩的本質，詩教纔不會走向牠的對立面，變成政治的附庸，洗腦的工具。

詩的本質是詩人情感的宣泄，是自由，詩教就必須要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當作所有美德當中的第一美德。除此之外，民胞物與的情懷、擔道弘毅的精神、對知識、對往聖先賢的敬畏之心，都應成為詩教的內容。

2006年的春季學期，在張海鷗教授的力薦之下，我給中山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一部分同學開設了詩詞寫作課，在第一堂課，我就明白了當地指出，這「是一門講寫作實踐的課程，但其本質是美育。希望同學們通過這門課的學習，不僅能掌握舊體詩詞的平仄、格律、章法，更進而對中國古人高雅的審美旨趣有一通盤之瞭解，而最終能夠傳承中國古代士大夫高貴的人文精神。」我把中國古代士大夫高貴的人文精神概括為三點：（一）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二）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三）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都是屈子的話。我認為，屈子就是中國詩人完美人格的象徵，即算今天詩人寫不出屈子那

樣芳馨悱惻的詩作，也要在人格上向其看齊。培養有屈子人格精神的當代人，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詩教。

然而，現代社會是一個以平等哲學為根本價值觀的社會，在這種價值觀的作用下，人們天然地仇恨一切高貴的品行。拙著大學詩詞寫作教程在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後，網上罵聲一片。罵什麼呢，罵的就是我對高貴的人文精神的倡導。他們對於高貴的仇恨，正是基於現代性平等的訴求。在古典時代，人們信奉孔子的差等哲學，我不如你，所以我應該見賢思齊，我應該反求諸己；而在信奉平等的現代社會，就變成我不如你，所以你必須跟我一樣。這種平等的道德觀，祇能導向人類心靈的整體墮落。

現代社會又是一個以科學主義為基本信仰的社會。科學的初意，是人對物的控制，但重科學而輕人文，其結果便是人以為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這樣人們便再也沒有了敬畏，以為任何事情，祇要能做，就可以去做。卻不知道這個世上有一些事，就算能做成，也決不該去做的。科學的根本問題，即在於牠是唯物質的，放逐了人文。杜亞泉先生說：「現代社會之墮落，不能不以受唯物論哲學之影響，為重大之原因，蓋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以來，宇宙無神，人間無靈，惟物質力之萬能是認。復以慘酷無情之競爭淘汰說，鼓吹其間，覺自然之迫壓，生活之難關，既臨於吾人之頭上而無可抵抗，地獄相之人生，修羅場之世界，復橫於吾人之眼前而不能幸免，於是社會之各方面，悉現淒愴之色。悲觀主義之下，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

宙之美觀如何，均無暇問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於淘汰，為處世之緊急問題。質言之，即如何而使我為優者勝者，使人為劣者敗者而已。如此世界，有優劣而無善惡，有勝敗而無是非。」這種「有優劣而無善惡，有勝敗而無是非」的社會現實，祇能造就殘民以逞的人格。

古往今來，未有以物質立國，科學立國而能長久者。立國的基本，祇能是人文，物質也好，科學也罷，始終祇能是工具。我以為，詩教正是通向人文立國的一條便捷途徑。現在，該是我們重新反思以平等哲學、科學主義為主的現代性的時候了。

以上乃就一代之風會而言之。學術界的情況亦不容樂觀。從胡適開風氣以來，我們的文學研究就走入了一條死路。文學變得與道完全無關，文學研究，祇是為了滿足小圈子的人們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學問在今天不再表現為對道的理解與掌握，卻表現為能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而許多的論文，基本上都沒有傳世的可能。因為他們所研究的問題，都是古人認為根本不值得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正像荀子所說的那樣，「不知，不失為君子；知之，不免為小人。」

學者不再肩負着贊天地之位育的任務，而變成純粹的科學工作者，這是對文學的最大諷刺。文學的根本意旨，劉彥和在其巨著文心雕龍開篇就揭示得再明白不過：原道。原道，不僅是文學的根本意旨，也是文學研究的根本意旨。這個道，不是儒門一家之道，而是人類一切

真、善、美的精神的統稱。文學研究，決不該是科學的研究，而是偏近宗教的研究。文學研究的目的，決不是要滿足學者的好奇心與求知欲，而在於通過文學影響世道人心，弘揚真、善、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開始了我的詩教實踐。我堅信一點：教給學生應該如何作向上的之努力，比教會他們怎樣寫論文重要一萬倍。

本年四月十二日，我到中山大學珠海校區講座，歷史系的一位學生聽完我的講座後，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

上次去廣州找景老師，我說因為專業要讀的書已經很多很多，基本上不怎麼讀詩了，老師回答說，對真正喜歡詩的人，詩歌是一輩子的事，不是說兩三年不讀詩就會失去詩人的那份情懷……

讀大學前，我的世界很小很美滿，而第一次離家，所有的一切都崩潰了，從前相信和被迫相信的一切都被次第抽離，心是自由了，可是，「心靈的自由是以終極依據的失去為代價的」，當我讀到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時，最打動我的不是那「史學」的方法，而是這句「文學」的話語……

什麼都不相信了，包括真善美，幾次與人起衝突，我都能明顯地感受到以前從未有過的邪惡，我學會算計，我學會怨恨……甚至，我一直以很功利的心態來讀書，這些以前都不可怕，畢竟高考是天經地義的事。讀了大學，我還是像高三的學生那樣，連走形式的公共課都很

認真地上，祇為了成績，或者，獎學金，保送資格——這讓我很難過，初一起，北大中文便是我的夢想，那時便開始附庸風雅，每每寫作文都說要「侍硯雪芹」，學術，在我眼裏是純潔的香丘，可是今天，我被擺到這樣一個起點上，卻突然發現正是我把這些美好的事做俗了——於是，我去廣州找了景老師。她是真正的學人。

葉嘉瑩老師說詩歌可以使人的心靈不死，那天聽老師的講座，那些沈睡了感動漸次甦醒，我能感受到我的童年，也許，是時候找回那些被我拋開的東西了……

我最感動的是她選擇詩歌的目的之純粹。溫柔敦厚，詩教之旨也，詩教的本質，是一種愛的教育，牠是為了造就溫柔敦厚的心靈，亦即是充盈着愛而不是怨恨的心靈。面對現代社會中的邪惡，我堅信，惟有愛的力量纔是最有力的力量。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劉夢芙近百年詩學研究三書表微

汪茂榮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中華詩詞是一株超越時空、風華絕代、傾城傾國的奇葩。她以其獨特的審美魅力，提升着華夏民族的文化品味，贏得無數炎黃子孫「為伊消得人憔悴」般的熱愛。吟詩作賦歷來被約定俗成為士人必具的修養，研究詩學更成為一門顯學。由此而名家輩出，著述山積，詩詞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差不多被爬梳殆盡。雖然如此，仍很醒目地留下

了一塊尚未開墾的莽原——近百年詩詞研究。是疏忽抑或輕視？個中原因，一言難盡。所幸的是，已有極少數「立志不隨流俗轉」的特立獨行之士，以其敏銳的文化眼光關注着這塊肥沃的莽原並開始了筆路藍縷的拓荒工作。在這有數的為於舉世皆不為之時的拓荒者中，劉夢芙先生就是其中聲譽卓著的一位。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劉先生發揮「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知行合一，定慧相生，在近百年詩詞研究領域裏，以「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篤實，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在此基礎上，2007年，他又接連推出了三本著作——《近現代詩詞論叢》、《二十世紀名家詞述評》、《二錢詩學之研究》，向我們系統展示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雖以論文彙編的形式出現而自有其內在的體系，其論述格局的宏大、材料的翔實、勝義的迭出、文筆的簡雅，都不是大量同類著作所輕可比擬的。不獨此也，尤為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技術層面的東西，我們在精神層面上更深刻感受到的，是作者圍繞近百年詩詞地位、命運、前途問題所展現的那種濃郁的憂患意識、使命意識、擔當意識，這在人欲橫流、人文精神普遍失落的當今，是至可寶貴、很不尋常的。它不但為這些著作平添了幾分厚重，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了，在民族文化的傳承重建中，一個有良知的學者的抱負、責任及腳踏實地的踐履歷程，這在目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學術界，是有着很好的警世和示範意義的。因此，本文斬斷葛藤，專就此點表而出之。

一、洞察歷史的憂患意識

鴉片戰爭後，隨着西學東漸，由西方舶來的文學觀念及文學樣式與本土的古典文學傳統產生了尖銳的衝突並逐漸取而代之。在救亡圖存壓倒一切的大氣候下，各種非學術性的、非文學性的情緒宣洩，八面圍攻，全面侵蝕着被視為腐朽的古典文學的領地。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巨子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兩篇宏文橫空出世，憑藉其裹挾潮流的話語優勢，進一步從學理上顛覆了古典文學。從此，古典文學尤其是詩詞風光不再。白話文學勃然而興，一枝獨秀，籠罩一切。詩詞創作被迅速的邊緣化、民間化、個體化，並很快淡出了公眾的視野。無數詩人創作的優秀作品或隨風咳唾，不自收拾；或塵封高閣，乏人問津。這種頹勢在建國後發展尤甚。由於政治路線的極左、教育體制的僵化、世風的急功近利，大量詩詞作品被逐出中小學教材，詩詞創作隊伍進一步減員、老化、平庸，詩詞研究由顯學降為冷門，研究的重點則祇限於古代，頂多祇涉及到近代，而對現當代詩詞創作這個龐大的存在則整體忽略，各置一辭。至此，延續數千年的華夏詩教傳統已不絕如縷，全面式微了！

面對這一切，劉先生感受尤深。作為幼承庭訓、精於詩詞創作、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學者，我們不知道當代學人中，還有誰像劉先生這樣如此深切地關注着詩詞這種精英文化的「禮崩樂壞」。惟其業之能精、察之能透、見之能明，故其慮患也深、操心也切。他認為：「古典詩詞屬於中國文化大傳統中的高雅文化，或稱精英文化。相對於實用性和功利性的大眾文化而言，精英文化是指知識人士所創造、在知識階層中所流行的文化，思想上具有前瞻

性和超越性，藝術風格表現為高華典雅，有着永恆的美學價值。由於精英文化的高品位、高格調，責無旁貸地負有提高大眾文化的品味，並由此而促進整個民族文化素質提高的任務。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精英文化長期處於被貶斥、被冷置的境地，不可能以文明國度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二十世紀名家詞述評〕}事實上也有這樣的隱患。「當今社會上傳統文化嚴重斷層，高雅文化淪落，形形色色的大眾文化、速食文化產品則充斥於影視，流行於書坊，詩歌竟發展到『口水寫作』、『下半身寫作』，電影大片公開宣揚血腥、暴力，正是幾十年一味崇新媚俗、不斷『顛覆』、『解構』傳統所造成的後果。一個缺乏精英文化和思想家、人文大師的國家和民族，焉能自強自立於世界？學術界再不突破狹隘僵化的思維模式，正確評判和引導包括詩歌創作在內的文化，難以建築精神文明的大廈；缺乏振奮、凝聚國民心志的文化力量，政治、經濟方面的革新也是難以持久的。」^{〔近現代詩詞論叢〕}這就從人文精神的失落、道德的淪喪、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安危的高度來認識詩詞等精英文化淪落所帶來的巨大負面效應。也許有人以為這是過甚其辭、聳人聽聞，其實不然。沒有對歷史發展的全面把握和對文化本質的透徹瞭解，是不可能見微知著、洞察這一切的。早在一九一九年，當時尚在美國留學的陳寅恪先生就曾說過：「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互萬古、橫九亥，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吳學昭著吳宓與陳寅恪〕}詩詞

也屬於精神之學，在對精神之學功用的認識上，劉先生可謂與寒柳異代相感、所見略同。而與我們自己數典忘祖、賤視傳統截然相反的是，詩詞在國際上卻極受重視，影響至為深遠。對此，劉先生深感痛心：「我國的詩詞同中醫、氣功、武術、圍棋等國粹一樣，在國外能受到普遍的重視，能發揚光大，而在中華本土卻屢遭冷遇，屢受壓抑，作為炎黃子孫，難道不覺得愧對祖先嗎？」^{【論叢】}為此，劉先生發黃鐘之鳴：「詩詞這種極其精美的文學體式，凝聚着中華民族的靈魂，是足以在世界上引為驕傲的文學瑰寶，我們再也不能任其光焰消沈了。」^{【論叢】}在這裏，我們與其說從字裏行間讀出的是劉先生對詩詞這種精英文化淪落的憤懣、憂慮，毋寧說是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其對傳統詩詞的無比熱愛和對振興詩詞、恢復詩教傳統的殷切期望。

二、當仁不讓的使命意識

近百年來加在詩詞身上的不實之辭太多了。在這種積毀銷骨、積重難返的情況下，如何振興詩詞？如何重新估定近百年詩詞的價值以接續幾近中斷的詩教傳統？劉先生盱衡全局，認為：「首先要確立詩詞合法的社會地位。要以發展民族文化大業的戰略眼光，從理論上拔亂反正，做大量的、艱苦的宣傳、普及工作，使全社會能深入地認識到詩詞的歷史功能和存在價值，正本清源，統一思想。」^{【論叢】}也就是說，要振興詩詞，要重新估定近百年詩詞的價值以接續幾近中斷的詩教傳統，就必須針對近百年來對詩詞所作的大量非學術性的指責

進行理論上的辯正，為詩詞脫帽加冕，使其體尊望重，恢復應有的地位。不如此，則重新估定近百年詩詞的價值以接續幾近中斷的詩教傳統便名不正、言不順，振興詩詞便會流為事不成。這就抓住了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確立了最基本的入手之處。為此，劉先生認為做好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工作「這是我們詩詞界廣大的志士同仁義不容辭的神聖使命」。他自己就是懷着這種使命意識，當仁不讓地來做這種理論上的清道夫工作的。

其一，針對詩詞是「夕陽文學」，熱愛詩詞是「骸骨的迷戀」的嘲諷，劉先生專門寫了一篇詩詞的青春美，重點援引大量現當代名家作品，從情感、意境、風格等方面全面闡釋了包含在這些詩詞中的青春之美，來證明詩詞這種傳統的藝術形式在現當代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並非什麼「夕陽文學」。事實也正如所論，假如詩詞真是什麼「夕陽文學」，愛好詩詞真是什麼「骸骨迷戀」的話，經過「五四」後的長期聲討，恐怕早已人琴俱杳，廣陵散絕了。富有戲劇性的是，她不但仍擁有廣大的作者、讀者，甚至對傳統文化抨擊甚力的人也仍對其情有獨鍾。毛澤東終生愛好詩詞是眾所周知的；魯迅詩作雖少而精，其「丁玲絕句」林庚白認為：「極佳，此老固無所不能耶……以論功力，突過義山。」（子樓詩話）胡適醜詆中國的律詩，卻極口稱讚「同光體」閩派巨子鄭孝胥的七律寫得好；陳獨秀自作詩甚精，他一方面在新青年上發表激進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大登特登謝無量的長篇五排，並加按語推崇備至。這些看似矛盾，實則說明詩詞這種文學樣式既古老又年輕，具有超越時空的廣泛

可接受性，由此證明劉先生「詩詞具有青春美」的審美判斷是準確的，「夕陽」、「骸骨」云云，純粹為脫離實際的誣枉之辭。

其二，針對詩詞是「貴族文學」的指責，劉先生認為：「在封建時代，詩詞是士大夫即上層知識份子的專利品，凡詩史上著名的詩人，極少不在仕途為官，都是統治階級的重要成員，故詩詞被譏為『貴族文學』。這當然是不加分析、籠統偏激的批評，『貴族文學』中何嘗沒有大量人民性的作品，此不具論。但隨着社會制度的變更，現代教育、科研體系的形成，大批知識份子進入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出版部門、報刊社等單位，以教學、研究、著述、編纂為職業，成為腦力勞動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屬於人民大眾。而中國現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較一般民眾尤為慘痛：戰亂時期飽經顛沛流離之苦，支持革命者屢遭國民黨當局迫害；解放後，又成為思想改造、群眾專政的對象，在『反右』、『文革』中忍辱蒙垢，九死一生，直到撥亂反正後纔逐漸恢復名譽，過上較為安定的生活。知識份子尤其是學問淵深的人士，包括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是國家、民族的精英，肩負着文化啟蒙、道德評判的重任，具有高尚的情操、堅貞的氣節、卓越的識見，詩詞創作必然會表現出不同流俗的品格。」論識這就揭示出「貴族文學」的來源，貴族性與人民性的相容性，以及作為知識份子，由於其文化背景和社會功能的不同，即使其身份已成為人民大眾的一部分，其創作出來的文學也必然帶有不同的流俗的品格。尋繹劉先生的語意，我們是否可以確認這種不同流俗的品格即是精英文學的特質，是「貴族

文學」最有價值的內涵。從本質意義上來說，貴族性與其說是政治、經濟範疇意義上的概念，倒不如說是道德、精神範疇意義上的概念來得更為準確。它更多代表的是一種良知、尊嚴、品味、水準。貴族性和人民性是可以並行不悖且可互相涵容互相影響的。我們大可不必將「貴族性」解構掉、顛覆掉，來平庸地適應所謂的「人民性」，就像過去我們劫富濟貧、貧富拉平、整體搞窮過渡一樣；而應精心培育「貴族性」，並應用「貴族性」的營養來不斷提升「人民性」的品味，就像我們今天鼓勵先富者扶貧致富一同過上小康生活一樣。可歎的是，當代中國文化中的「貴族性」已被消解殆盡，「人民性」已被矮化、庸俗化為平庸性、粗俗性。正如劉先生所感歎的那樣：「今日所謂『主流文學』中人文精神衰微已極，豈不悲哉！」「所慶倖者，近百年來雖頻經劫難，吾國知識人士創作之傳統詩詞仍含不滅之靈光，『貴族精神』——人文精神一脈猶存」（論嚴明乎此，即可知「貴族性」不但

不足為中華詩詞病，恰恰相反，在中華詩詞乃至整個中華文化中，「貴族性」祇恨其少不嫌其多，——如果不希望我們這個民族文化永遠平庸淺俗的話！試想一想，如果缺少了洋溢着貴族精神的陸士衡的詩文、王逸少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謝安石擁鼻微吟的風度、王子猷雪夜訪戴的任誕，那麼整個一部中國文化史將是何等的黯淡無光！

其三，針對詩詞是「廟堂文學」，未能做到「通俗化、大眾化」的指斥，劉先生首先認為「通俗化、大眾化」並不是詩詞的極致，「歷代大詩人、名詞家，並非祇靠一些曉暢易懂的

詩作，就能確立在詩史上的崇高地位。……否則人人一讀就懂，無須出那麼多箋注本了。如果我們片面強調大眾化、通俗化，古代詩詞家的多數作品祇能束之高閣，現當代名家如馬一浮、陳寅恪、夏承燾、沈祖棻等人的典雅精深之作也祇得打入冷宮，有如要求學習音樂者拋開交響樂、鋼琴曲，都去唱通俗歌曲一樣。何況作家的個性千差萬別，有着充分的創作自由，很難用一個『化』字來硬性規定。」^{論叢}第二，劉先生指出對「通俗化、大眾化」不應作庸俗化的理解和運用，認為：「真正意義上的『通俗』或雅俗共賞，也必須從萬卷中出，從千錘百煉中來，如果缺乏學養和功力，所作往往流於淺薄、庸俗。取消詩詞中典雅的特性，即使所作合律押韻，其實與民歌、快板、大鼓書、彈詞無甚區別，何況『大眾是否能接受』並不是檢驗藝術的唯一標準。」^{論叢}第三，劉先生認為不應以「通俗化、大眾化」自限，「要振興詩詞，既需要深入生活，反映時代，還須讀書積學，培養根本。既要注意普及，更要注意提高，提高纔是最終目的，纔符合事物進化的規律。總而言之，當務之急是應該全面紮實地繼承先賢留下的豐厚的遺產，虛心誠懇地向前輩學習，入而後出，纔能有所發展，有所創新，避免走許多彎路。」^{論叢}最後，劉先生指出應就近取法乎上，認為：「『五四』以來的現代名家詩詞，創作年代距今甚近，思想情感更未過時，且作者大都腹笥淵宏，功力精湛，其作品足以上摩甚至超越古人，正為我們提供了研習的典範。」^{同上}這就糾正了對「大眾化、通俗化」的偏頗理解，為詩詞的健康發展指出了向上一路。

由上可見，所謂的「夕陽文學」、「貴族文學」、「廟堂文學」、「不通俗」等，長期以來是束縛詩詞發展的幾根繩索，是一筆勾消近百年詩詞的咒語。劉先生通過大量嚴密的論證，給其「鬆綁」，為其「正名」，這就為重新估定近百年詩詞的價值掃清了理論上的障礙，為近百年詩詞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了必要的理論鋪墊，其深遠的眼光與非凡的識力，必將為今後中華詩詞的長足發展和現當代文學史格局的推陳出新所證明。

三、舍我其誰的擔當意識

如前所述，由於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的原因，近百年詩詞的發展被充分地邊緣化，未能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而缺少近百年詩詞這個板塊，現當代文學史是單薄的、不完整的。有鑒於此，劉先生「立志探索近現代尤其是『五四』以來傳統詩詞的作家作品，察其淵源流變，總結成績辨析是非，或許能為新世紀民族文化的承傳發展提供一得之愚的借鑒。」¹¹⁰這是一種舍我其誰的擔當。說得顯豁一點，就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使近百年詩詞以一個完整的學科形態進入人們的視野，進入現當代文學史的框架，並最終確立其應有的歷史地位。雖然劉先生並沒有明確這樣說，但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定。事實上，劉先生對這些是胸有成竹和有着通盤考慮的，這在他的著作中處處都看得出來。

那麼，將近百年詩詞建構成一個完整的學科有什麼依據呢？在劉先生的論著中，我們可以尋繹到這樣兩點：

(一)事實上的依據

劉先生通過爬梳大量近百年詩詞的資料，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五四』文學革命以來，傳統詩詞面臨着空前未有的歷史變局，但仍在頑強地生存發展……大家名手甚多；(一)成名於晚清而民國間尚在者；(二)以柳亞子為盟主的南社詩人；(三)著名學者；(四)新文化運動健將及新文學家；(五)革命家與政界名流；(六)書畫藝術家與自然科學家；(七)『文革』後嶄露頭角的詩人詞人；(八)港、澳、臺同胞與海外華人中的詩家。」^{論叢}這是一個龐大的詩詞創作群體，是文學史家很難繞過去的一個醒目的客觀存在。鑒於此，劉先生認為這些詩詞家「留下的作品與古代作品同樣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們這一代人同樣應該繼承。而因飽經兵火與動亂，大量作品殘毀失傳，倖存者祇是手稿或自印本，流散於民間，搜輯、整理這筆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當務之急。」^{論叢}毫無疑問，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說，這筆珍貴的文化遺產為近百年詩詞構成一個完整的學科，提供了堅實的事實依託。

(二)學理上的依據

劉先生認為近百年以來，詩詞發展所展示的價值是多元的，所顯示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一)名家詩詞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20世紀中華民族的苦難史、抗爭史和進步史，有重大的史料價值。(二)名家詩詞中所表現的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自由的現代人文精神，給舊有的詩詞注入強大的壓力，形成『五四』以來的新傳統，繼承發揚之，必將促進當今的詩

詞的創作，向更新更廣的境界發展。(3)名家詩詞中的愛國情懷、憂患意識、崇高品格，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施行詩教的上佳教材。(4)名家詩詞善於繼承、勇於創新，形成眾多的風格與流派，具有極為豐富的美學價值，研究和學習大量的名家精品，有利於提高當今詩詞創作的藝術品質。(5)現當代詩詞，是中華詩史發展鏈條上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上承古典詩詞，下啟新世紀的詩詞創作。『五四』以來由於政治、文化觀念等方面的原因，詩詞被冷落、被歧視，未能在文學史上佔據應有的位置，大量作家湮沒無聞，作品殘毀失傳。搜輯、整理現當代詩詞，進入全面深入的研究，填補20世紀詩歌史的空白，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論叢〕}

這些充分揭示了近百年來詩詞雖被邊緣化而仍蓬勃發展的事實，全面準確地佔定了近百年詩詞的價值，從而在學術上為建構一個新的學科提供了有力的事實依據和足夠的學理理由。

但僅有依據和理由還不夠，建構一個新的學科必須還有一整套縝密的思路和完整的構架。在這方面，劉先生雖也沒有明確述及，但他的「關於現當代詩詞研究的幾點提議」完全可以看作是就這一問題所作的初步構想：

(一)搜集文獻，通力合作

「向各地圖書館及個人發掘、徵集有關文獻，儘量減少遺珠；

整理、校勘名家詩詞專集，分批出版，重點刊印手稿、油印本和絕版書；創辦現當代詩詞研究期刊，專載學術論文，並出版有關理論專著；組織學者、詩詞家編寫詩詞總集、精選本，編寫當代詩詞史。

（二）研究『五四』以來名家詩詞，兼顧其詩詞理論

……在研究名家詩詞作品的同時，必須探討其學術理論，方能全面深入地瞭解詩詞家的創作思想與審美觀，在此基礎上構築更為精密的當代詩詞理論批評體系。

（三）學術研究要全面、客觀、求實

以概論、通論之類題目為文，必須認真通讀數百家乃至上千家的作品，綜合比較，反復探求，方能有所發現，總結出實實在在的規律。空洞浮泛的文字，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論叢 149-51

雖然是粗綫條的，但思路是明晰的，意見是建設性的，構架是合理的。准此構架，劉先生身體力行，在近百年詩詞研究領域，做了大量的拓荒工作。僅各種版本的現當代名家詩詞專集，他就通過海內外各種管道先後搜集到了三百餘種，並閱讀了現當代近千家多達二、三十萬首的詩詞作品。在此基礎上，他精心編選了兩部大型的資料集——世界漢詩大典——近現代卷、百年詞選，撰寫發表一百餘萬字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涉及面廣泛，論述的筆觸闊大，舉凡近百年詩詞的淵源流變、流派風貌、作家創作，皆一一進行了精深的研究，論及的詩家、詞家總數在百人以上，除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大家、名家外，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聲名

不彰的小名家，如果不是劉先生悉心鉤沉索隱、表而出之，他們也許會永遠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封中。這些採銅於山、富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在學術界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其綜論中華詩詞的繼承與發展一文，著名學者繆鉞先生致函說：「此文針砭時弊，準確透徹，正面闡述，深中肯綮，讀後有深獲我心之感」；「五四」以來詞壇點將錄一文，國學大師錢仲聯認為：「從閣下對各家之品評中，即可知法眼之高絕矣。學術文章，竿頭日上，必大成無疑」，國學大師饒宗頤贊為「多警策語，發人深省」；「石語」評箋獲安徽省社科院優秀成果獎，浙江省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盧敦基撰文稱讚此文：「論定錢鍾書詩之成就與地位，我個人以為確鑿難移。」不獨如此，劉先生還是近百年詩詞研究的重要組織者、指導者，他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百年名家詩詞及其流變研究」主持人，中華詩詞研究院（BVI）學術委員與二十世紀詩詞文論主編，中華詩詞學會編著中心特約編審及教育培訓中心特聘導師。在近百年以來詩詞研究這塊莽原上，像劉先生這樣如此大面積多層次高品質地展開拓荒工作，在學術界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從這個角度來說，認定劉先生是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奠基人，應該說是實至名歸、略無疑義的。假以時日，在劉先生及有志於此的廣大同仁進一步努力下，近百年詩詞必將抖擻掉歷史的風塵，以全新的學科形態進入現當代文學史的對此，我們有足夠的信心。

願中華詩詞發揚光大，與時俱進！

自我和社會的詩歌

秦鴻

我們在中國書法網論壇開設了留社詩課，目前進行的是第一期。主講第一課的時候，我給學員們設計了一張問卷。今天我會頻繁引用這些答卷。

我設計的問題中，以下兩個是試圖引導學員思索自己為什麼寫詩的。

如果讓你在做一個詩人和做一個完全世俗的人之間抉擇，你選哪一個？

你期望寫詩為你帶來什麼？或者，你期望通過詩詞的寫作得到什麼？

從學員們的回答中我們獲悉：沒有功利目的。事實上，詩詞的當代命運早已預先作了決定。在課程中我這樣告誡學員：如果試圖通過寫詩來贏得什麼，有兩個時代可供選擇，前提是擁有時光機器：一個是盛唐，另一個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最好是靠前的那幾年。漢代甚至之後，纔逐步有了給作品署名的意識。而宋代已經偏重策論取士，成為詩人不再是進入仕途的途徑，僅僅是宦宦生涯的業餘行為，或者是成為清客的底氣。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則是全民意氣風發的時代，那時寫首詩收到的情書比現在的歌星還多——不過文言詩詞不算。在課程中我沒有講到的是：如果一定要找出第三個詩詞的功利時代的話，那麼恐怕非我們所處的當下莫屬了。

任何寫作都有其自身的理由。而真正的詩人，都不是為詩而活着的。因此，詩歌反而可以更為詩人所擁有——因為他不需要以此來換取什麼。

祇存在兩種詩歌：真詩和偽詩，或者，好詩與壞詩。形式、語言、題材、技法種種都不是問題。唯一的問題是作者是否真誠地面對自己。在給晉如兄的大學詩詞寫作教程所寫的書評裏我寫了這樣一段話：「詩歌合由詩人作，捨詩人無以言詩。這本該成為常識的，卻長期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所以普通讀者視綫所及，當代詩詞呈現給他們的主要面目，是聲嘶力竭的現代應製，以及奄奄一息的倣古贗品。」

我曾經為詩人和詩歌描述過這樣的階梯：

他通過閱讀或者聆聽，養成了韻律感，經常為這種韻律感所陶醉，慢慢地，在某些瞬間，口中會不經意地冒出一些句子來，甚至他的耳際會在寂靜中迴響、驗證自己這些句子的韻律。我稱之為韻律練習者。大半學習寫詩的人止步於此。

當他可以駕馭整首作品時，他的境遇他的情感甚至他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可以真切地在筆下再現，他已經是感官記錄者。達到這個境界已經有資格進入文學史。

作品是不可能超過作者思想的深度的。當他成為思想者，從這個高度開始，他纔算得上是真正的詩人。殉詩者從這個高度滑落，捨棄了詩歌的則向上超越。詩人丁當在其詩集序言裏的一段話，留給我極其深刻的印象：「我曾說過，自己願意作為詩人度過自己惟一的一生，現在看來，這一生已經度過了。目前的我完全像是另外一個人：金融學碩士，高級經濟師，擁有兩萬名員工的企業家，對社會、對國家充滿責任感。這些現實的東西，讓我能夠感受到

自身的存在，讓我活着。可是詩歌對我而言意味着什麼呢？它偶爾讓我緩緩地飛離塵世。」
在一切可以被創造的詩歌之上，還有一類文字，它們已經超越了思想、情感。它們是真正偉大的文字，偶爾會向我們示以詩歌的外形。在文言詩歌的形式下我們有幸讀到這樣的例子：寒山、拾得留給世人的文字，徐梵澄先生翻譯的奧義書。

回到詩詞的當代命運上來。我向留社詩課的學員還提出了下列問題：

你最初接觸詩詞是在什麼時候？當時你多大年齡？

多數學員是在中小學課本中接觸詩詞的。個別是在四、五歲時開始接觸。

你最初接觸的詩詞是誰的作品？是哪首作品？如果你當時接觸的僅僅是某個句子，那麼是哪幾句？

年齡與我相仿或稍小學員大多數最初接觸的是毛主席詩詞。更為年輕的學員則有著較為廣泛的初次接觸。小學課本第一首詩，孟浩然的春曉是頻率最高的一首。還有一位學員寫道：「印象最深的是爺爺在堂屋裏寫了幅『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勉學對子。爺爺讀過一點私塾，稍有一點墨水，這個對子倒是沒有引發我寫詩的興趣，倒是埋下了我愛好書法的種子。再有就是當時文革時期毛主席的詩被寫在大隊的牆面上，印象最深的是送瘟神。」

在你的印象中，詩詞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在當代的文學中處於

什麼樣的地位？

我把學員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羅列出來，供諸位審視：

崇高的地位／被邊緣化的地位，主流地位／點綴地位

很長的歷史時期中，處於老大地位。在當代的文學中似古董，可仿製，也可出來高仿。

詩之宗唐如字之宗晉，詩詞是古典文學的主要形式之一，猶如書法一樣，這座高峰依然聳立在我們的面前。至於在當代所處的地位，和戲曲一樣吧，尷尬的地位。

像個老顧問／沒檔次

名片／和胡馬在當代社會的地位相仿

崇高的地位／被邊緣化的地位

皇冠上的明珠／在當代抵不過小說

餘事／夕陽晚景

筭記

譚步雲

唐聯語一證

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七頁四百六十七引太平廣記云：「唐時有童子應試，題為腐草為螢賦。童子不知出處，問一老於場屋。隨口答曰：『草即唐詩「青青河畔草」，又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螢即三字經「如囊螢」。』童子遂作一聯云：『昔年河畔曾邀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卻照聖人之典。』主司擊賞，遂中式。老者仍落第。」

顯然，這裏的「聯」是駢賦中的一對偶句而已，並非對聯的「聯」。我以前認為，對聯是對偶句的嬗變，是遊離於詩詞歌賦之外的獨立文體，但沒有太多的論證。今天得此例，可知先前的論斷並不是無根之談：從文學作品中的「聯」到獨立形態的「聯」正是這樣發展的！

事亦見李調元賦話，卷十頁六十二引一夕話如此。檢太平廣記，並無上述記載。待考。

編輯後記

蓋聞言詩之旨，首在原道；志學之道，惟先養氣。未有不識道心之微，而成詩教之化，亦未有不先浩然其氣，而明聖賢之道者。是說也，非徒博之經籍，稽之史傳，而圓通無礙，亦得之於康園諸師也。吾兄懺慧堂主人，亦主是說；吾友張君元昊，常從遊焉。諸師以余二三子可與言詩，復能祖述其所道聖賢之道，故命吾儕編校斯集，使年來吾社之吟詠諷誦，或有一言可採，俾無遺焉。其間與觀群怨，苟有失律，率所不錄。或又有裨世道，不以一言掩，然必繩之糾之，以正門徑。自七月及今，士林耆宿，紛賜佳構，文苑後學，咸奉新辭。噫！吾粵雖遠峙九州之涯，未澤五服之化，其亦何幸而有諸賢碩儒之教，遂令風雅興焉，道德行焉，詩教成焉，其亦何不幸而有諸賢碩儒之教，遂令其風雅之名，而教士之志於道者，求禮樂於郊野哉！

夫溫柔敦厚，詩教之旨也。今遭地維崩絕之劫，又安得鳴其中正和平之音，其視民之疾苦，固何如哉！故是所謂風雅，非於古人集中作優孟衣冠，實憫天殃，憫人禍，哀世俗之得失，冀先王之善政也。或以變風變雅目之，亦不辭焉。

其中社課專目，較往期為少，蓋以春臺詠零，欣慨易得，懸香分韻，思慮偏滯，故諸生樂從沂上之遊，而苦於制題索句也。其越於樽俎，疏於時習，固有婉於賢者。幸諸師說詩，首重氣格，故吾儕情之所至，氣之所激，或出之以歌行，或率意為長短句，其嗜於吟詠而疏於制藝者，亦未嘗以耽溺見責。故見諸詩錄詞錄之作，大抵性情所形，奔突難遏，其猶賢於制藝者耶？

至於文論序跋書信劄記，皆有以觀文體之正變，究詩教之源流。丁戊峰會，洵詩國盛典，吾師燕雲子及吾兄亦與焉。於斯亦可觀國朝士風之陵替，詩教之紛披，吾師獨欲以隻手回天，冀風雅復歸於正，易云剝極而復，貞下起元，豈其時與？

吾儕學殖蠲淺，諸師乃謬委重託，實不堪其任也。然久被詩教，日誦聖言，亦知當仁不讓，蹇蹇其事之理。賴有諸師友之力，斯編遂成。其補苴罅漏，當俟來者，巨眼卓識，幸賜方家。

戊子中秋東莞毛進睿謹記

粵雅 第三期

二〇〇八年十月出版

主管	中山大學中國文體學研究中心
主辦	嶺南詩詞研習社
資助	美國嶺南基金會 (Lingnan Foundation)
指導	吳承學
顧問	邱世友 黃天驥 陳永正 熊東遨
社長	譚步雲 景蜀慧 張海鷗 彭玉平
主編	張元昊
封面題簽	陳永正
封底印章	張庚鑫
封面設計	謝韓
編校	任家賢 毛進睿 張元昊
美編	謝韓 李冠蘭

通訊 中山大學南校區中文堂七〇一
郵編 五一〇二七五

通聯 陸巧賢

本刊所有版權歸作者
所有，如需轉載請與作
者本人聯係。

內部資料 注意保存

粵雅長年面嚮校內外讀者徵稿，來稿請注明姓名、職業、所在單位
及詳細通訊方式，投稿經採用者，可獲贈當期粵雅一冊。

電郵 lingnanyueya@126.com 網址 <http://wtx.sysu.edu.cn>

嶺南詩詞研習社敬啟

